

活葉文選

七



北平東亞書局印行

四

802.82

822.2

137

活葉文選目錄第七冊

篇名

作者

篇名

解嘲	揚雄	理信與迷信	梁啓超
木假山記	蘇洵	無聊消遣	薛福成
閒居	豐子愷	觀巴黎油畫記	冰心
官迷論	黃遠庸	寄小讀者通訊一	陳衡哲
病說	龍啟瑞	小雨點	元好問
小河	周作人	張萱四景宮女畫記	夏可尊譯
運河與揚子江	陳衡哲	少年筆耕	宋濂
讀意大利建國者傳	陶孟和	蘭亭觴詠圖記	梁啟超
與弟季書	董以寧	人生目的何在	周作人譯
社會	陶孟和	齒痛	凌叔華
識子書四首	曾國藩	等	宋淹
原才	曾國藩	少數人的責任	曹雪芹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劉老老	韓愈
張南垣傳	吳偉業	送孟東野序	會鞏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方苞	贈黎安二生序	蘇軾
柳敬亭傳	吳偉業	稼說送張琥	柳宗元
右齋黃公逸事	方苞	種樹郭橐駝傳	



82307

活葉文選目錄

一

活葉文選目錄

篇名	作者	篇名	作者
送楊少尹序	韓愈	周亞夫軍細柳	節錄記
送竇從事序	韓愈	陽里華子	
與馮宿論文書	韓愈	四愁詩	張衡
太息送秦少章	蘇軾	爲學	彭淑端
送區冊序	韓愈	誠兄子嚴敦書	馬援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屢說	林景熙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記潭柘寺	林紓
說硯	朱彝尊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薛福成
婦女解放論的原理	默之譯	巴力門逸話	梁啟超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奉化人的海間生活	吳載盛
智取生辰綱	施耐庵	沙菲	奎章譯
新生活	胡適	賈柑者言	劉基
勞工神聖	蔡元培	新豐折臂翁	白居易
偉人納爾遜軼事	梁啟超	國語的應用	蔡元培
陳軫爲齊說昭陽			
蟻戰	薛福成		
永某氏之鼠	柳宗元		
許孝子傳	吳敏樹		



解

嘲

並序 共二頁

楊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雒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雒以玄之尙白，雒解之，號曰「解嘲」。其

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萬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

解

嘲

(No. 375)

1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陳海，右渠。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微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

；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空隙蹈瑕而無所詰也。當今縣合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蠲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孥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立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鷗臯而笑鳳凰，執螭涎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立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

客曰：『然則靡立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立哉？』

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髀，免於黜索；翕肩蹈背，扶服入囊

。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頤折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搃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奮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鞵，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從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慳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苦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鄉竊資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木假山記

共一百

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于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

然余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閒居

共二百

梁子愷

閒居，在生活上人都說是不幸的，但在情趣上我覺得是最快適的了。假如國民政府新定一條法律。『閒居必須整天禁錮在自己的房間裏，』我也不願出去幹事，寧可閒居而被禁錮。

在房間裏很可以自由取樂；如果把房間當作一幅畫看的時候，其布置就如畫的『置陳』了。譬如書房，主人的座位爲全局的主眼，猶之一幅畫中的 *middle point*，必須居全幅中最重要的地位。其他自書架，几，椅，籐牀，火爐，壁飾，自鳴鐘，以至痰盂，紙籠等，各以主眼爲中心而布置，使全局的焦點集中於主人的座位，猶之畫中的附屬物，背景，均須有護衛主物，顯襯主物的作用。這樣妥帖之後，人在裏面，精神自然安定，集中，而快適。這是誰都懂得，誰都可以自由取樂的事。雖然有的人不講究自己的房間的布置，然走進一間布置很妥帖的房間，一

定誰也覺得快適。這可見人都會鑒賞，鑒賞就是被動的創作，故可說這是誰也懂得，誰也可以自由取樂的事。

我在貧乏而粗末的自己的書房裏，常常歡喜作這個玩意兒。把幾件粗陋的家具搬來搬去，一月中總要搬數回。搬到痰盂不能移動一寸，臉盆架子不能旋轉一度的時候，便有很妥帖的位置出現了。那時候我自己坐在主眼的座上，環視上下四周，君臨一切。覺得一切都朝宗於我，一切都爲我盡其職司，如百官之朝天，衆星之拱北辰。就是牆上一隻很小的釘，望去也似乎居相當的位置，對全團爲有機的一員，對我盡專任的職司。我統御這個天下，想像南面王的氣概，得到幾天的快適。

有一次我閒居在自己的房間裏，曾經對自鳴鐘尋了一回開心。自鳴鐘這個東西，在都會裏差不多可說是無處不有，無人無備的了。然而牠這張臉皮，我看慣了真討厭得很。羅馬字的還算好看；我房間裏的一隻，又是粗大的數學碼子的。數學的九個字，我見了最頭痛，誰願意每天做數學呢！有一天，大概是閒日月中的閒

日，我就從牆壁上請牠下來，拿油畫顏料把牠的臉皮塗成天藍色，在上面畫幾根綠的楊柳枝，又用硬的黑紙剪成兩隻飛燕，用漿糊黏住在兩隻針的尖頭上。這樣一來，就縣成了兩隻燕子飛逐在楊柳中間的一幅圓額的油畫了。凡在三點二十幾分，八點三十幾分等時候，畫的構圖就非常妥帖，因為兩隻飛燕適在全幅中稍偏的位置，而且追隨在一塊，畫面就保住均衡了。辨識時間，沒有數目字也是很容易的：針向上垂直爲十二時，向下垂直爲六時，向左水平爲九時，向右水平爲三時。這就是把圓周分爲四個 *quarter*，是肉眼也很容易辦到的事。一個 *quarter* 裏面平分爲三格，就得長針五分鐘的距離了，這不十分容易正確，然相差至多不過一兩分鐘，只要不是天文臺，電報局或火車站裏，人家家裏上下一兩分鐘本來是不要緊的。倘眼睛銳利一點，看慣之後，其實半分鐘也是可以分明辨出的。這自鳴鐘現在還掛在我的房間裏，雖然慣用之後不甚新穎了，然終不覺得討厭，因為地在壁上不是顯明的實用的一隻自鳴鐘，而可以冒充一幅油畫。

除了空間以外，閒居的時候我又歡喜把一天的生活的情調來比方音樂。如果

把一天的生活當作一個樂曲，其經過就像樂章（movement）的移行了。一天的早晨，晴雨如何？冷暖如何？人事的情形如何？猶之第一樂章的開始，先已奏出全曲的根柢的「主題」（theme）。一天的生活，例如事務的紛忙，意外的發生，禍福的臨門，兼如曲中的長音階變為短音階的，C調變的F調，*adagio*變為*allegro*。其或晝永人間，平安無事，那就像始終C調的 *andante* 的長大的樂章了。以氣候而論，春日是孟檀爾仲（Mendelssohn），夏日是裴德芬（Beethoven），秋日是曉邦（Chopin）修芒（Schumann），冬日是修裴爾德（Schubert）。這也是誰也可以感到，誰也可以懂得的事。試看無論甚麼機關裏，團體裏，做無論甚麼事務的人，在陰雨的天氣，辦事一定不及在晴天的起勁，高興，積極，如果有不論天氣，天天照常辦事的人，這一定不是人，是一架機器，只要看挑到我們後門頭來賣臭豆腐乾的江北人，近來秋雨連日，他的叫聲自然懶洋洋地低鈍起來，遠不如一月以前的炎陽下的「臭豆腐乾！」的熱辣了。

官迷論

共三頁

黃遠庸

今吾國上下，中一痼病，馴至以此亡國，即亡國之後而猶不可解者，則官迷之病是也。滿清時代之科舉，捐納，保舉，紛紛以爲利藪，民國時代之內外紛紛以爭權奪利爲詭病。爭者何權？官權是也，奪者何利？官利是也。有直接而爭者；有間接而爭者；有用舊勢力舊資格而爭者；有用新勢力新資格而爭者：是皆無足道。吾所欲論者，則此官迷之歷史及心理，與今日官迷之過大者而已。

以數千年專制之毒，世主旣以官爵爲唯一羈縻之具，而全國職業，勞少利大，而威武最盛者旣莫如官，則全國之爭趨如鶻者，固已宜矣。於是實官不必得，即得一虛職，已爲大榮；本身不能得，乃至以其祖父子孫親戚朋友之銜名爲追贈及餘蔭；且並實名實利亦不必有，並得一虛排場者即爲大樂。盛宣懷當去官後，猶用手諭銜札諭其廚廁，出入時猶令厠僕站班。相傳某達官退職後，忽大病幾死

，百藥不愈。其親信某，自謂能愈之。遂令繕寫官吏參謁手本百十枚，以其役示之。病床曰：『某某稟安，某某道賀。』數日而病大瘥。前清開府大官，免職居家，則必夤緣爲鐵路總辦，或學堂監督，或團防會辦等等。此其意不必盡在得錢，蓋一日無官之排場，則一日不樂而已。以是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妻勉其夫，皆以官爲門楣家訓，遂成一種社會心理。

民國成立後，此心此理，謂稍有以愈於前清時代乎？竊知其不然也。彼直接以爭一官者，不具論矣。乃至組織政黨，彼之視一黨之幹事，參事，猶之官也。勳位，勳章，上將，中將，少將，有辭之而不屑矣；然不得而怒者抑已多。且寧可與之而辭，不與則怫然之色見於面矣。今中央之所以能維繫地方者，亦豈有他謬巧？曰「官非中央任命者不尊」，故中央之號令可以不行，而中央形式之任命，則仰承恐後也。

此等惡劣心理，既瀰滿於上下，故一切皆以官式行之。國體既變，而專制之官樣文章，則愈接愈厲。故專制可革，而官之命不可革也。夫戲劇之有神仙，蓋

可謂理想中之妙境矣。演神仙者，將必舉俗界而神仙化；而吾國戲劇之演神仙者，乃以神仙而俗化。神仙之有百官，有儀仗，有一切種種官樣，無異於俗界也。蓋其毒之深如此。

吾人敢爲不敬之言：今袁大總統之爲總統，則亦以官樣行之而已。彼既敷衍內外，囊贊樞密甚久，故一切不能脫滿庭之舊。總統府之祕書，蓋無以異於大拉密小拉密，其命令蓋無以異於上諭也。論者將以爲此形式之偶同乎？吾人竊以爲此乃心理上之關係。用此心理演爲政治，將無往而合於共和原則。共和國之百官，有如往日引見故事，分班謁見總統，領受訓辭者乎？於元日，有分班赴總統府朝賀者乎？有總長被部買呈控，著令明白回覆者乎？

進一步言之，比者何爲以教令發表官制官規？以吾論之，蓋政府中人，心目中祇知官言；所主管而綱維者官也；所須必整齊而畫一者官也。對於官爲直接主管之關係，其他種種理由，皆爲間接附加之關係。以故不必如此，不可如此之事，而政府乃以爲千鈞一髮所在，不憚盡臨時政府最短之運命，而與上下以此一問

題爲決戰。蓋違犯約法，係何等重大問題，而政府犯罪之理由，則情狀至可酌量。總言之，不外「官迷」二字而已。有以吾言爲誕者，必其不知官場心理者也。

更進一步言之，如各省都督民政官之必由中央任命，吾人固亦以國家之統一關係而主張之者。然政府之所以主張此者，則表面之理由，與吾人同，而內部之心理，初不必與吾人同。蓋其意以爲中央不能任命地方長官，則中央之威嚴皆失，中央政府之爲中央政府，遂同虛設而已。推之內務部之所以爲內務部者安在？以得放巡警道也；教育部之所以爲教育部者安在？以得放提學使也。雖謂其他各部莫不如此，非過言也；雖謂吾國大官之心理莫不如此，亦非過言也。

蓋此官迷之心理既大發達，則一切道德心，廉恥心，名譽心，乃至一切功名心，（建功立業之野心），皆爲所刻削而無餘。今國勢至此，而爭權利之心不衰。此可見亡國之後，則其熙熙擾擾而爭此虛榮者，必不下於今日。

南洋僑民中，蓋有以得一甲必丹爲榮，而以奴隸吾同胞者。往者吾遊滿洲之安東，見附郭數十里，皆日本人居留地，用日本風俗，用日本法律，不知其非日

本也。安奉鐵道之終點，在安東鴨綠江，一葦可杭。其時方築堤工，對岸之韓人與此岸之吾國人，皆吁嗚作工於泥淖之中，兩岸上之華服而驕視者，皆日本人也。其他以吾所聞見，滿洲之現狀，外交權之陵替，蓋非復人間羞恥心之所能堪，然而滿洲官吏之耀武揚威者自若。卽此安東縣區區一縣，有道台，有道台以下大小百官，其揚揚者亦不下於內地。往日日人有賀長雄著滿洲統治論，力主滿洲之當合併。謂或有以留學生反對爲慮者，其實此節大可不慮；蓋今只月以數十百元予滿洲所有之留學生，給以位置，必能爲日本之用矣。蓋其窺我之深至此極也。

蓋官迷之毒之所由來，一以虛榮心，一以貪心，其原因皆由政治腐敗，令官吏爲一種特別階級，特能多取不義之財而淫威以逞。故求者極喪盡其廉恥，與者乃極肆其驕倨，而惡劣之心理遂影響於一切政治。夫文明何物？立憲何物？謂一國之人皆有人格，此人格各有獨立平等之價值，而各以勞力於社會上受相當之報酬耳。今有官迷，則社會之人，各欲奴隸人而魚肉人，則其去政治之軌道也遠已。故夫有人心者，不可不去此陵人與劫人財之心。二者，官迷之毒所由生也。

辭職之解釋

黃遠庸

忽爾報曰許總長將以與法典編纂會事辭職，忽爾報曰朱總長將以與黃督辦爭論權限辭職，忽爾報曰某某將辭職；而乃迄不見其辭職者，何也？此非報館之造謠。蓋吾中國大官，初不知去留與政策用舍之關係。故其所爭以爲去留者，不必盡問政策；而其云去也，初非真心要去，特用以爲軍騷無聊之一法門。諸君之家不用僕媪乎？稍加斥責，便聲稱要去。及真命算給工食，則又願戀飯碗而不求去矣。此辭職之解釋也！

病說

共一頁

龍啟瑞

客有患鬱湮之疾者，龍子過而問焉。見其兀然而坐，偃然而息，日飯三鬴，食之盡器。龍子曰：『子病乎？』曰：『病矣。』『然則子何病？』曰：『吾苦腹疾而事闌焉。醫者治之，三月而不效。吾憂之不知所出，輟吾業以治之，則疾益以劇。』

龍子喟然歎曰『吁！吾乃今知子之誠病也。夫子之所謂腹疾者，是特飲食寒熱之爲患也。而豐而食也，而華而色焉；乃其根柢固，莫之能蠹也，竣之而已。而遂廢而事，而日槁而形，焚而心，終日懷懷，若大難之將至者，是子之神先敝也，疾何與焉？』

『夫萬物生於神，養於神；故神聚則強，神王則昌；神衰則病，神散則亡。是以啜糟之夫，臥之顛崖之側而不墮者，其神全也；嬰魄之子，遇猛虎，則折三

尺之筵以毆之，虎猶不害。何則？心忘乎物，則物莫之能賊也。今子未甚病也。而日以病爲憂；夫憂者，實病之所從集也。丁盍朝作而于于，夜眠而蘧蘧；無憚無惟，以寧子居，疾其庶有瘳乎！」

客曰：『善，將從子之言。』三日試之，其病良已。

小河

共三頁

周作人

一小條河，穩穩的向前流動。

經過的地方，兩面全是烏黑的土；

生滿了紅的花，碧綠的葉，黃的果實。

一個農夫背了鋤耒，在小河中間築起一道堰，

下流乾了；上流的水被堰攔着，下來不得；

不得前進，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亂轉。

水要保他的生命，總須流動，便只在堰前亂轉。

堰下的土，逐漸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舉，

想同從前一般，穩穩的向前流動。

一日農夫又來，土堰外築起一道石堰。

土堰坍了；水衝着堅固的石堰。還只是亂轉。

堰外田裏的稻，聽着水聲，皺眉說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憐的小草，

我喜歡水來潤澤我，

卻怕他在我身上流過。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經穩穩的流過我面前，

我對他點頭，他向我微笑。

我願他能夠放出了石堰，

仍然穩穩的流着，

向我們微笑；

曲曲折折的儘量向前流着，

經過的兩面地方，都變成一片錦繡。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認識我了；

他在地底裏呻吟，

聽去雖然微細，卻又如何可怕！

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聲音，

——被輕風攙着走上沙灘來時，

快活的聲音。

我只怕他這回出來的時候，

不認識從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過去；

我所以在這裏憂慮。」

田邊的桑樹，也搖頭說，——

「我生的高，能望見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給我喝，

使我能生肥綠的葉，紫紅的桑葢。

他從前清澈的顏色，

現在變了青黑；

又是終年掙扎，臉上添出許多癢癢的皺紋。

他只向下鑽早沒有工夫對了我的點頭微笑；

堰下的潭，深過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邊，

夏天曬不枯我的枝條，

冬天凍不壞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將我帶倒在沙灘上，
拌着他捲來的水草。

我可憐我的好朋友，

但實在也爲我自己着急。』

田裏的草和蝦蟆，聽了兩個的話，
也都歎氣，各有他們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亂轉；

堅固的石堰，還是一毫不搖動。

築堰的人，不知到那裏去了。

兒 歌

周作人

小孩子，你爲什麼哭？

你要泥人兒麼？

你要布老虎麼？

也不要泥人兒，

也不要布老虎。

對面楊柳樹上的三隻黑老貓，

哇兒哇兒的飛去了。

運河與揚子江

共二頁

陳衡哲

揚子江與運河相遇於十字路口。

河 你從那裏來？

江 我從蜀山來。

河 聽說蜀山險峻，峭巖如壁，尖石如刀，你是怎樣來的？

江 我是把他們鑿穿了，打平了，奮鬥着下來的。

河 哈哈！

江 你笑什麼？

河 我笑你的謊說得太希奇了。看呵！似你這樣軟弱的身體，微細的流動，也能與蜀山奮鬥麼？

江 但我確曾奮鬥過來的。況且我從前並不是這個樣子。我這個軟弱的生命，便

是那個奮鬥的紀念。

河 真的嗎？可憐的江！那你又何苦奮鬥呢？

江 何苦奮鬥？我爲的是要造命呀！

河 造命？我不懂。

江 你難道不曾造過命嗎？

河 我的生命是人們給我的。

江 你以爲心足嗎？

河 何故不心足？

江 我不羨妒你。

河 可憐的苦兒！你竟沒有人來替你造一個命嗎？

江 我不希罕那個。

河 可怪！你以爲你此刻的生命勝過我的嗎？

江 人們賜給你的命！

河 這又有什麼相干？我不是與你一樣的活着嗎？

江 你不懂得生命的意義，你的命，成也由人，毀也由人，我的命卻是無人能毀的。

河 誰又要來毀我呢？

江 這個你可作不得主。

河 我不在乎那個。

江 最好最好！快樂的奴隸，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總遠勝於怨尤的奴隸呵！再會了，河！我祝你永遠心足，永遠快樂！

於是揚子江與運河作別，且唱且向東海流去。

奮鬪的辛苦呵！筋斷骨折；

奮鬪的悲痛呵！心擁肺裂；

奮鬪的快樂呵！打倒了阻力，羞退了譏笑，征服了疑惑。

痛苦的安慰，愉悅的悲傷，從火山的烈焰中，採取生命的真諦！

活葉本文選

東亞書局印行

淚是酸的，血是紅的，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
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奮鬥來的生命是美麗的！

讀意大利建國者傳

共二頁

陶孟和

今年（民國七年）夏天在西山消夏，讀了一冊意大利建國者的傳記；裏頭有詩家 Alfieri，文學家 Manzoni，哲學家 Cioberti，威尼斯的恩父 Manin，先知瑪志尼，政治家加富爾，驍勇善戰的加里波的和賢君 Victor Emmanuel 共七人。這七個人建國的功勞各不相同，各人有各人的長處，各人有各人的功用。意大利的建國，這幾個人是缺一不可的。我讀了他們平生的事蹟，起了無限景慕英雄的心。

我們讀傳記或讀歷史，常容易專注意一個人，一個豪傑或是一個奸雄，一個賢人或是一個巨慝。要知一個人生在世上，一定與他生存的環境，有相互的影響，有無限的關係。所以要明白一個歷史上的人物，考察他的言行，萬不可把他所處的時勢或他所處的環境拋開的。然而這個時勢環境，也並不是天造地設，乃是人類過去的生活積久的結果。一時代的時勢，環境，都要追溯既往，纔可以了解。

了解了那時代的狀況，纔可以真明白那歷史上的^{人物}，纔可以評較那些人物的言行。我們研究意大利建國諸傑的事蹟，也當然不能把他們時代拋開不管的。

因爲我們專注意一個人，所以就在那大多數的人丟開了。因爲只崇拜那轟轟烈烈的英雄，所以就那些潛晦無名的英雄忘記了。意大利的建國，固然是首推上邊所說的^的七傑；然而此外還有無數的意大利人，名字未必見諸史傳，事蹟未必傳頌遠方，可是他們的功績卻不敢說在那七個人之下。那些^體從加里波的（Garibaldi）幾番血戰的勇士，最先由加富爾召集，後來由加里波的替他統率的「阿爾布士山中獵隊」與瑪志尼共患難的那般「青年意大利」的黨人，還有那推戴 Maini，抵抗奧軍的威尼斯的市民，都是在誕生意大利王國上有大功的。試想那些有名的英傑，若無此萬千無名英雄的通力合作，都向一個共同的目的努力的去，又那能夠有今天的意大利呢？現在的人，個個都想去做有名的英雄，專爲自己造出一番轟轟烈烈的聲勢——名譽，權力，等而下之，位置，利益，財貨——那裏會有共同的目的呢？各人既然都是孜孜於個人的目的，那裏會脫出個人的範圍爲那廣

大的共同的目的——國家的目的，人道的目的——努力呢？

還有一樁事，我們常容易忽略的：就是英雄尙未顯名時代與功成身退時代的行爲，現在的政客，自擬爲中國的加富爾；要知道那貫徹外交政策的加爾富，既沒有戴着顧問的虛銜，又沒有支着諮議的薪水，匿跡於Q. B.以農業自食其力者十五年。現在的軍人或者也有以加里波的自喻的；也知道這位出奇制勝的軍人，能爲人之所不能嗎？一八六〇年五月，加里波的同他的一班勇士進攻希西里，全意響應，所向披靡。同年十月，平服希西里拿波里兩城。加里波的遵從民意，把所攻下的地方，雙手奉獻於Piedmont土（即Victor Emmanuel）一切的名譽，一切的餽贈，加里波的一概謝絕不受。借了二百塊錢還了舊債，又回到Capri荒島，去作農夫的生活。當時加里波的的聲名是怎樣煊赫，他的勢力是怎樣偉大，然而他竟能拱手把所有的權利都拋棄，自己回復舊日貧苦的生活。現在的「偉人」有這樣的嗎？

煤

朱自清

你在地下睡着，
好臃腫，黑暗！
看着的人

怎樣地憎你，怕你！
他們說，

「誰也不要靠近他呵！……」

一會你在火團中跳舞起來，

黑裸裸的身材裏，

一陣陣透出赤和熱，

呵！全是赤和熱了，

美麗而光明！

他們忘記剛才的事，

都大張着笑口，

唱讚美的歌，

又顛播身子，

湊合你跳舞底節。

與弟季書

共一百

董以寧

是行也，將溯長江，泛鄱湖，逾梅嶺，而渡南海之涯。至德州，凡四千五百餘里；有驚濤，怒浪，鼉鼉，蛟鱓，出沒之無常；盜賊，險虞，風土，淫惡，蠻烟，瘴癘，蠱毒害人可慮；吾奈何聽汝去哉？

且先人在時，憐吾與汝而計安全之；動慮事變不測，或晨夕離左右，即不歡。自吾父亡，母夫人尤欲吾與汝常在目下。吾間以事適百里，必叮嚀慰勞，諭以戒行路，速歸期。出數步，復命之回，回而又諭之；又遣婢再三傳語中門外。至期，則具鮮食以待。不至，則皇然以望，惕然以憂。以汝幼，則視汝間往親串家，亦遂如吾適百里。汝或不即侍寢，則鑿燈數漏，臥席不安。嗟乎！汝念之乎！汝固向者懷中膝下之身也，一旦跋涉數千里外，置之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中，先人有知，夜臺愁望，則所謂『嗟予子，嗟予季』者，豈異於存日哉？

況吾父之亡，以汝屬我曰：『爾長兄，善視之！』洎母之亡，又屬我曰：爾終善視之！』吾時實應命，而今不能振汝，使汝不得已而邀先人之遺德，以待振於故人；則汝之冒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危而去者，非惟吾聽之，直若吾之驅之也。然吾既不能振汝，而沈君以異姓兄弟欲振之，具書詞迎汝；則汝之去，初非乞憐於行路之人以爲先人辱；而吾又不聽汝去焉，則似絕之所往，而吾益不安。用是涕泣送汝；亦惟望汝每事必念先人，致戒於舟車行李之外；復慎起居服食，謹言行，擇交遊，制情欲，不忘危險，而後出於危險以免於前者之所慮；因得早歸告無恙於嗣墓，庶猶可慰先人而不至重形吾之不孝也。詩曰：『嗟！予弟行役，尙慎旃哉！』汝念之！何待陟彼岡兮而始念之！

社會

共四頁

陶孟和

社會，社會，此近來最時髦之口頭禪。政治之齷齪，則歸咎於社會。教育之不進，則溯源於社會，文學之墮落，則社會負其責。風俗之澆漓，則社會蒙其詬。要之，無往而非社會。嘻，社會，社會，人間幾多罪孽，盡託汝之名而歸於消滅。

世人用語，率皆轉相倣效，而於用語之真義反漫然不察。物質界之名詞，每有實物可稽尋，世人用之，或能無悖詞旨，鮮支離妄誕之弊。獨進至於抽象之名詞，無形體之可依託，而又非僅依吾人官覺所能理會，設轉相沿襲，不加思索，非全失原語之真義，即被以新旨，而非原語之所詁，此必然之勢也。夫社會一語，宋儒以之詁村人之組織；今人用之以譯梭西埃特（Society）。梭西埃特之與社會，其語源，其意味，殆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特以西方思想之傳播，吾人假固有之名詞，以詁輸入之新義而已，非因襲千年前之古訓也。際茲時會，梭西埃特之本

性，即今日所謂社會之真義，豈非吾人所當深切研究者耶？

今試執一般之學子，而卒然質以社會之義，則必曰，人羣而已，人與人相集之團體而已。斯說尙矣。人何以必有羣，何以必集爲團體？人羣果何以異於獸羣？社會之團體，果何以別於公司之團體，何以別於學校之團體？旣爲羣，旣爲團體，果否互久不散，歷萬劫而不滅？羣之各員，果否有相牽動相連帶之關係？社會之中，果否有共同之努力，共同之理想？凡此諸問題，皆社會之根本觀念，而一般以社會爲口頭禪者所弗暇致思者也。

社會者，人與人相集之團體也。其所以異於獸羣者，以其永存，非若動物之聚散靡常。西比利亞之荒原，餓狼結羣，獵取食物，其成羣也，迫於食慾之衝動，一旦食慾旣滿，則無復結羣之必要。動物之中，人類而外，固亦有終始羣居者矣。若蟻，若蜂，其最著者也。然羣居之人類，猶有別乎其他羣居之動物，人類之羣，乃人類所組織，其人與人之間。關係密切，影響深遠，視諸其他動物之羣，繁複萬狀。今日之動物心理學，昆蟲心理學，固屬研究初期，於動物之結羣，於

其羣居之奧秘，猶未能一覽無餘。即使異日羣居動物之研究豁然大明，吾敢斷言，人類之社會，固仍爲至繁至密之羣也。公司學校，固亦人類之團體矣，然而吾不能稱之爲社會。公司之職員有更易而其職解。即使其任務終身，而其爲公司職員之資格，不過當其生命之一方面，職員乃專對於公司而言，對於國家則稱國民，對於家族則稱父，稱兄弟，稱子姪。學校之生徒教師，非悉能終身不去職者也。即使有就學終身掌教終身其人者，教學乃其人一方面之活動，非全生命也。要之，公司學校，非能包括人之全生命。公司不過當人之職業的事務的一方面，學校當不過人之教學的一方面，咸屬片面的人爲的一種團結，人類之一種團體而已，不得稱爲社會也。舉此以例其他，則人間無量數之團體，只能表示人類之片面的人爲的組織，而不能包括全生命。易言以明之，人類羣居生活之一方面，不得稱爲社會也。

由是觀之，社會者，人類種種活動之周圍，亦即人類羣居生活之全體也。雖然，社會吾不能見，非若宮室汽車之形體具在，可以視，可以摩挲，可以吾人之

官覺理會者也。吾人之所能理會者，惟社會關係，社會制度而已。吾人之存於斯世也，絕不可以個人而獨存，對於其他個人，勢必生無窮之關係。種種關係，性質靡同，而可大別爲數類：吾之對於父母，對於兄弟姊妹，對於妻子，是皆與生養攸關，可稱爲生命之關係；吾之日常勞動，專勤事業，勢必與他人相共，是爲經濟的或實業的關係；吾人立於國家主權之下，與他人同屬於政治範圍之內，負責任，享權利，是爲政治的關係；吾人廣義之生命，吾人之活動非特限於生命的關係，經濟的關係，政治的關係已也，吾人與他人之關係，必猶於吾人之心靈發展，有所進益，增著思想，研究學術，教學相長，是爲知識的關係；崇高信仰，潔己修行，明人人之道，是爲倫理之關係；二者之關係，咸發達吾人之心靈者也。茲所述之五端，特其犖犖大者，而人與人之關係繁複，又絕非止於此。人之相接觸，相鄰近，勿論其與吾有否生命，經濟，政治，諸關係，要有不可磨滅之關係存乎其間。吾之一舉一動，勢必不免涉及他人，而他人之行爲，亦難免涉及於我。吾之言語思想，亦必與他人之言語思想相通相應。故人既羣居，社會的關係

，乃無往不存。

人羣之中，個人與個人之關係既若是之夥，更擴而充之，則個人與團體，團體與團體之關係，其數愈多，枚舉愈難。故吾生於斯世，及覺無數之社會關係縈繞於吾之一身。吾乃若萬矢之的，絡繹不絕之社會關係，齎集於吾身。昔盧梭著民約論，弁言既竟，首章之首句曰，『人之生也自由，而無處不受束縛。』束縛匪他，即以人之寄身於斯世，無窮之社會關係，必憧憧往來於人我之間。自十七八世紀之絕對自由自然自由之立足點觀之，則斯類之關係，限制行爲，形同束縛，盧梭之語非誣。自今日之社會學理觀之，則人之所以爲人，人之所以有文明之進步，有心理之發展，胥賴乎社會關係，社會之文野，文化之進退，胥視乎社會關係之密疎繁複程度何似，則盧梭之呻吟語，於今日已無價值。

社會之生命，亦即種種社會關係之活動。家族之中，婚姻祭祀，是生命之活動也。勞形骸，營生活，是經濟之活動也。輸納租稅，監督政府，是政治之活動也。修養心性，發展理智，是心靈之活動也。若夫道德的心理的活動，則吾人行

之，猶無時或間。總之，凡因社會關係而產出之社會活動，千差萬別，靡有休息，可總稱爲社會之生命。其影響及於個人，及於團體，及於團體之各個人，而其影響之反動，復反及於個人，及於團體，其間相牽動相連帶之關係，殆莫可究詰。關係愈繁，則活動之關係愈密切，人類共同之追求亦愈顯，是亦即社會進化之徵也。

社會者，一種抽象之觀念，吾人不能睹其形，剖析而闡明之，惟見種種相牽連之關係，種種相關係之活動，而所以規定關係範圍活動者，厥爲社會制度。制度者，關係活動之標準，吾人共認共守者也。若家族制度，婚姻制度，商業制度，勞動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莫非規制吾人之活動。而吾人之日常起居，晤接周旋，罔不有禮節儀制以範圍之。茲所謂制度者，非具體之制度也。就具體之制度而深求其本，詳探其旨，咸不外乎一種道理之表象。例若祖先崇拜，乃吾族之一種宗教制度。歲時祭祀，跪拜號泣，固屬儀式，而實所以表示慎終追遠之觀念。焚化楮錢，供獻品物，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實表示死後

生命之信仰。誦經咒，招亡魂，仗十方佛力，蓮花化生，實表現佛教淨土宗之教旨。總之，試取吾族祖先崇拜之制度詳察而深究之，將見具體之制度，正觀念之表象，具體制度之變更，亦即觀念之嬗變也。又若國會之制，乃政治制度，巍然之建築，燦爛之憲法，要不過憲政大旨之一種表現而已，若遽以具體之國會憲法爲政治制度，是忘卻制度之本旨也。

吾述至此，則世人一般關於社會觀念之謬，將不俟辯而自明。所謂社會者，至泛至漠之名詞，叩其意義，闡解維艱。世人不暇思索其真意，卒至舉人世上一切問題悉以社會一語解釋之，而責任乃無所歸。噫，是邪說亂世，誘人於迷塗也。夫社會之成，成於個人之相往還，個人間無窮之關係。而個人之關係，準乎制度以爲活動。故人世之上惡，非制度之不良，即活動之不當，或關係之不正，決非社會之責也，關係之不正，個人之過也。活動之不當，個人之失也。即制度之廢，亦吾人所得而糾正，個人之責也。吾不云乎，制度所以範圍關係，範圍活動，則社會制度誠可爲革新人羣革新社會之基礎。社會之進化，社會制度之進化

而已。舉此以律吾國社會之狀況，則舉凡家族制度，婚姻制度，勞動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交際制度，乃及其他無量數之制度，何一不亟當改革，謀根本之刷新，又何一非個人之責任。

諭子書四首

共五頁

曾國藩

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字諭紀澤兒：

接爾安稟，字畫略長進，近日看漢書。余生平好讀史記漢書韓文莊子四書，爾能看漢書，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

看漢書有兩種難處，必先通於小學訓詁之書，而後能識其假借奇字；必先習於古文辭章之學，而後能讀其奇篇奧句。爾於小學古文兩者，皆未曾入學，則漢書中不能識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欲通小學，須略看段氏說文，經籍纂詁二書，王懷祖（名念孫，高郵州人）先生有讀書雜誌，中於漢書之訓詁，極爲精博，爲魏晉以來釋漢書者所不能及。欲明古文，須略看文選及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二書。班孟堅最好文章，故於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司馬遷，揚雄，劉向

，匡衡，谷永諸傳，皆全錄其著作。卽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賈山，鄒陽等四人傳，嚴助，朱買臣等九人傳，趙充國屯田之奏，韋元成議禮之疏，以及貢禹之章，陳湯之獄奏，皆以好文之故，悉載鉅篇。如賈生之文，既著於本傳，復載於陳涉傳，食貨志等篇；子雲之文，既著於本傳，復載於匈奴傳，王貢傳等篇；極之流國贊酒箴，亦皆錄入各傳。蓋孟堅於典雅瓌異之文，無一字不甄采。爾將十二帝紀閱畢後，且先讀列傳。凡文之爲昭明暨姚氏所選者，則細心讀之；卽不爲二家所選，則另行標識之，若小學古文二端，略得塗徑，其讀漢之道思過半矣。

世家子弟，頗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卽是，輿馬僕從，習慣爲常，此卽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雇工則頤指氣使，此卽日習於傲矣。書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傳稱『驕奢淫佚，寵祿過也』，『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於驕傲二字者。爾與弟其戒之，至囑至囑！』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書於弋陽軍中

字論紀澤：

十九日曾六來營，接爾初七日第五號家信，並詩一首，具悉次日入關，考具皆齊矣。此時計已出關還家。

余於初八日官河口，本擬由鉛山入閩，進擣崇安，已拜疏矣。光澤之賊，竄擾江西，連陷瀘溪，金溪，安仁三縣，即在安仁屯踞。十四日派張凱章往剿，十五日余亦回駐弋陽，待安仁破滅後，余乃由瀘溪雲際關入閩也。

爾七古詩，氣清而詞亦穩，余閱之忻慰。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耐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達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煨詩未就且長吟。』可

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籟也；無字句之詩，天籟也。解此者，能使天籟人籟湊拍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

爾好寫字，是一好氣習。近日墨色不甚光潤，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以後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

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認，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爾若爲克家之子，當恩雪此三恥：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恒星五緯，觀認尙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恒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來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

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將來以之爲學，則手鈔羣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自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彌吾之缺憾矣。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以後窮經讀史，二者迭進。國朝大儒，如顧闈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光陰難得，一刻千金。

以後寫安稟來營，不妨將胸中所見，簡編所得，馳騁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不宜太寥寥。

此諭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澤：

前次於諸叔父信中，復示爾所問各書帖之目。鄉間苦於無書，然爾生今日，吾家之書，業已百倍於道光中年矣。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

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得力者，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莊老，曰國語，曰離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木朝善讀古書者，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曾爲爾屢言之矣。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誌中所考訂之書，曰逸周書，曰戰國策，曰史記，曰漢書，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後漢書，曰老莊，曰呂氏春秋，曰韓非子，曰揚子，曰楚辭，曰文選，凡十六種，又別著廣雅疏證一種。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曰易，曰書，曰詩，曰周官，曰儀禮，曰大戴禮，曰禮記，曰左傳，曰國語，曰公羊，曰穀梁，曰爾雅，凡十二種，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滿三十種也。

余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志爲學，恆思將此十餘書貫串精通，略作筭記，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自媿悔。

。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筭記，以著所得，以著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

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二十八種，凡家中所無者，爾可開一單來，余當一一購得寄回。

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其尤著者，不過顧亭林，閻百詩，戴東原，江慎修，錢辛楣，秦味經，段懋堂，王懷祖數人，而風會所扇，羣彥雲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

凡有所見所聞，隨時稟知，余隨時諭答，較之當面問答，更易長進也。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紀鴻：

接紀澤在清江浦金陵所發之信，舟行甚速，病亦大愈，爲慰。老年來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切，爾雖體弱多病，然只宜清靜調養，不宜妄施攻治。莊生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爲養生之法，爾熟於小學，試取『在宥』二字之訓話，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養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疾輕而妄施攻伐，強求發汗，則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害之，』陸無觀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皆此意也。東坡游羅浮詩云：『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下一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蓋蘇氏兄弟父子，皆講養生，竊取黃老微旨，故稱其子爲有奇志。若以爾之聰明，豈不能窺透此旨。余教爾從眠食二端用功，看自粗淺，卻得自然之妙。爾以後不輕服藥，自然日就壯健矣。

余以十九日至濟寧，即聞河南賊匪圖竄山東，暫駐此間，不遽赴豫。賊於二十日已入山東曹縣境，余調朱心檻三營來濟護衛，騰出潘軍赴曹攻剿，須俟賊出齊境，余乃移營西行也。

爾侍母西行，宜作還里之計，不宜留連鄂中。仕宦之家，往往貪戀外省，輕棄其鄉，目前之快意甚少，將來之受累甚大，吾家宜力矯此弊。

活葉本文選

東亞書局印行

一〇

原才

共一頁

曾國藩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

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諸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旣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尙，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湜，火就燥，無惑不讎，所從來久矣。

原

才

(No. 326)

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

士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

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郭老僕墓誌銘

共二頁

侯方域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

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居花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

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奮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耄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

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

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

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搆，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

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調察往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媼女有姚氏者，數

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

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

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

銘曰：『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活葉本文選

東亞書局印行

四

張南垣傳

共二頁

吳偉業

張南垣，名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爲之，莫能及也。

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蘄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峯，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闔，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絃，錮以鐵汁；刑牲下拜，劊顏刻字；鉤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鉤巾棘履，拾綴數折，僂僂入深洞，捫壁投罅，瞪盼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峯造天，深巖蔽日，此蓋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趾，五尺之濬，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攜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陁，板築之功

，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綦置其間，練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峯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闕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峯，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玄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峯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脈者也。」

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以爲大恨。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謔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奮聞，反以此受人調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

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

，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煙雲渲染，補入無痕。即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著房；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飢馘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意也。』

君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旣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峯，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其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繩，尺寸勿爽，觀者此以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爲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旣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蹠，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爲之莫

能及者，蓋以此也。

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

作張南垣傳。

高陽孫文正逸事

共一頁

方苞

杜先生界，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

天啓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追，況儉穀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

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飢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勸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

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

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懷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柳敬亭傳

共三頁

吳偉業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阡陌，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唐詩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入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

或曰：「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

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懷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柳敬亭傳

共三頁

吳偉業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槽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阡陌，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

或曰：「生何師？」生日：「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俊光。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

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驪哈醜醜，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焉見，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敖弄無所誦。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座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

，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懷愴傷懷，凡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

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弘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懼失次。生拜訖，索酒，談嘲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

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書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黽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

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

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與左郤，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即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

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且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稽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歎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即入山且令自從，而殺之，

即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

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屣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尙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歔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揚生季喬，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擢武昌守，拜爲眞。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揚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活葉本文選

東亞書局印行

六

石齋黃公逸事

共一頁

方苞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

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向內，息數十調，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旁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

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其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

顧氏自接公，時自慙。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理信與迷信

共一頁

蔡元培

人之行爲，循一定之標準，而不至彼此互相衝突，前後判若兩人者，恃乎其有所信。顧信亦有別：曰理信，曰迷信；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察也。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是因而後有是果，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於事理之較爲複雜者，輒不能了然於其因果之相關，則妄歸其因於不可知之神，而一切倚賴之。其屬於幸福者，曰：是神之喜而佑我也；其屬於非幸福者，曰：是神之怒而禍我也。於是求所以喜神而免其怒者，祈禱也，祭告也，懺悔也，立種種事神之儀式；而於其所求之果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願信之；是迷信也。

『礎潤而雨，』徵諸溼也；『履霜堅冰至，』驗諸寒也；『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符諸情也；見是因而知其有是果，亦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既歸其一切之因於神，而神之情不可得而實測也，於是不勝其徼幸之心，而

欲得一神人間之媒介，以爲窺測之機關，遂有巫覡，卜人，星士之屬，承其乏而自欺以欺人；或託爲天使，或誇爲先知，或卜以龜，或占諸星象，或說以夢兆，或觀其氣色，或推其誕生年月日時，或相其先人之墳墓，要皆爲種種預言之準備；而於其所求之果之真因又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願信之；是亦迷信也。

理信則不然；其所見爲因果相關者，常積無數之實驗，而歸納以得之，故恒足以破往昔之迷信，例如日食，月食，昔人所謂天之警告也；今則知爲月影，地影之偶蔽，而可以預定其再見之時。疫癘，昔人所視爲神譴者也；今則知爲微生物之傳染，而可以預防。人類之所以首出萬物者，昔人以爲天神創造之時賦畀獨厚也；今則知人類爲生物進化中之一級，以其觀察自然之能力，同類互助之感情，均視他種生物爲進步，故程度特高也；是皆理信之證也。

人能祛迷信而持理信，則可以省無謂之營求及希冀，以專力於有益社會之事業，而日有進步矣。

無聊消遣

共二頁

梁啓超

現時交際社會上有幾句最通行的談話，彼此見面，多半問道：「近來作何消遣？」那答話的多半談道：「無聊得很！不過隨便做做某樣某樣的玩意兒混日子罷了。」這幾句話，外面看來，像沒甚麼大罪惡；那裏知道這便是亡國滅種的根源。這種流行病，一個人染着，這個人便算完了；全國人染着，這國家便算完了。

天下最可寶貴的物件，無過於時間，因為別的物件，總可以失而復轉，惟有時間，過了一秒，即失去一秒，過了一分即失去一分，過了一刻即失去一刻；失去之後，是永遠不能恢復的，任憑你有多大權力，也不能堵着他他不叫他過去；任憑你有多大金錢。也不能買他轉來。所以古人講的惜寸陰惜分陰，這並不是說來好聽，他實在覺得天下可愛惜之物，沒有能較比上這件的，所以拚命的一絲一毫

不肯輕輕放過。

近來世界上發明許多科學，論他的作用，不過替人類節省時間的耗費，增大時間的效力。從前兩三點鐘纔能辦結的事，現在一點半鐘便可辦結；因此尙可以剩下的時間，騰出來拿去又幹別的事業。所以現在的人，一日抵得過古人兩三日的用處，一年抵得過古人兩三年的用處，所以一世人能做古人兩三世的事業。現世文明進步，一日千里，這便是一個最大關鍵。

我國因爲科學不發達，沒有種種節省時間的器具，就是我們比人家加一倍勤勞，也只好以一世人當得人家半世便了。卻是人家一日當得兩三日用的還嫌不夠，兢兢業業的一分一秒不敢糟蹋；我們兩三日只當得一日用的，倒反覺得把他無可奈何，單只想個方法來消了他遣了他。咳！那裏想到天地間一種無價至寶，一落到我中國人手裏，便一錢不值到這步田地。咳！可痛！可憐！

論語說的有兩段話；一段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一段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教人，向來沒有說過一個「難」

字，單單對着這種人，一回說「難矣哉，」兩回說「難矣哉，」可見這種人真是自外生成，便是孔聖人也對他無法可施的了。

大學說道：「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王陽明解說道：「閑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有一樣懶散精神，漫無着落。便是萬惡淵藪，便是小人無忌憚處，」就此看來，這種無聊咧，消遣咧，別看是一種不相干的話頭；須知種種墮落，種種罪惡，都要從這裏發生了。

一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一個人便沒了前途，全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個國家，這個種族，便沒了前途。三十年前有遊歷朝鮮的人做的筆記，說道：「朝鮮人每日起來，個個都是托着一壺茶，啣着一根長烟袋，坐在樹下歇涼，望過去像神仙中人。就這一點便是朝鮮亡國滅種的根子。」咄！中國人好的不學，倒要跟着朝鮮人學，我看見在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一班人，學他們倒越學越像了！既已如此，我們國家的將來，種族的將來，那朝鮮人就是個榜樣。這因果一定的法則，還可逃避嗎？顧亭林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須知這兩句話，並不是教人

個個去出風頭，做志士，做偉人，纔算負責；就只我們日用起居平淡無奇的勾當，不是向興國方面加一分力，便是向亡國方面加一分力。你道亡朝鮮的罪，專在李完用等幾個人身上嗎？據我說，朝鮮幾千萬人沒有一個脫得了干係；因為世界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人類；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國民。現在朝鮮是亡過了，恐怕世界上第一等懶惰國民要算我中國了。第一等懶惰人類要算我中國內號上中流社會的人了。我想中國別的危險還容易救，就是這上中流社會一種無聊懶散的流行病，眞真是亡國鐵券，教我越想越心寒啊！

觀巴黎油畫記

共一頁

薛福成

光緒十六年春，閏二月，甲子，余遊巴黎蠟人館。見所製蠟人，悉仿生人形體，態度，髮膚，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成臥，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飲，或博，驟視之，無不驚爲生人者，余亟歎其技之奇妙。

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盍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乎！其院爲一大圓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木，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馳者，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礮者，舉大旗者，挽礮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墜地，則火光迸裂，煙霧弥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觀。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俯

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幾自疑身外即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也。

余問：『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氣喪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夫普法之戰，迄今雖爲陳迹，而其事信而有徵。然則此畫果眞邪，幻也？幻者而同於眞邪？眞者而託於幻邪？斯二者蓋皆有之。

寄小讀者通訊一

共二頁

冰心

似曾相識的小朋友們：

我以抱病又將遠行之身，此三兩月內，自分已和文字絕緣；因為昨天看見「晨報副刊」上已特闢了「兒童世界」一欄，欣喜之下，便藉着軟弱的手腕，生疏的筆墨，來和可愛的小朋友，作第一次的通訊。

在這開宗明義的第一信裏，請你們容我在你們面前介紹我自己。我是你們天真隊裏的一個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从前也會是一個小孩子，現在還有時仍是一個小孩子。爲着要保守這一點天真直到我轉入另一世界時爲止，我懇切的希望你們幫助我，提攜我。我自己也要永遠勉勵着，做你們的一個最熱情最忠實的朋友！

小朋友，我要走到很遠的地方去。我十分的喜歡有這次的遠行，因爲或者可

以從旅行中多得些材料，以後的通訊裏，能告訴你們些略為新奇的事情。——我
去的地方，是在地球的那一邊。我有三個弟弟，最小的十三歲了。他念過地理，
知道地球是圓的。他開玩笑的和我說：「姊姊，你走了，我們想你的時候，可以
拿一條很長的竹竿子，從我們的院子裏，直穿到對面你們的院子去穿成一個孔穴
，我們從那孔穴裏，可以彼此看見。我看看你別後是否胖了，或是瘦了。」小朋
友想這是可能的事情麼？——我又有一個小朋友，今年四歲了。他有一天問我說
：「姑姑，你去的地方，是比我們還遠麼？」小朋友看是地球的那一邊遠呢？還
是前門遠呢？

我走了——要離開父母兄弟，一切親愛的人，雖然是時期很短，我也已覺得
很難過。倘若你們在風晨雨夕，在父親母親的膝下懷前，姊妹弟兄的行間隊裏，
快樂甜美的時光之中，能聯想到海外萬里有一個熱情忠實的朋友，獨在憫人淒清
的天氣中，不能享得這般濃福，則你們一暫時的天真的憐念，從宇宙之靈中，已
遙遙的付與我以極大無量的感激與慰安！

小朋友，但凡我有工夫，一定不使這通訊有長期間的間斷。若時間斷的時候長了些，也請你們饒恕我。因為我若不是在童心來復的一剎那頃拿起筆來，我決不敢以成人煩雜之心，來寫這通訊。這一層是要請你們體卹憐憫的。

這信該收束了，我心中莫可名狀，我覺得非常的榮幸！

冰 心 七，廿五，一九二三。

活 葉 本 文 選

東 亞 書 局 印 行

四

小雨點

共五頁

陳衡哲

小雨點的家，在一個紫山上面的雲裏。有一天，他正同着他的哥哥姊姊，在屋子裏遊玩，忽然外面來了一陣風，把他捲到了屋外去。

小雨點着了急，伸直了喉嚨叫道：『風伯伯：快點放了我呀！』

風伯伯一些也不睬，只管吹着他，向地下捲去。小雨點嚇得閉了眼睛，連氣也不敢出。後來他覺得風伯伯去了，才慢慢的把眼睛睜開，向四圍看了一眼，只見自己正掛在一個紅胸鳥的翅膀上呢！那個紅胸鳥此時正撲着他的翅膀，好像要飛上天去的光景。小雨點不禁拍手叫道：

『好了，好了！他就要把我帶回我的家去了！』

誰知道那個紅胸鳥把他的翅膀撲得太利害了，竟把小雨點掀了下來。

小雨點看見自己跌在一個草葉上面，他便爬了起來，兩隻手掩了眼睛，嗚嗚

啞啞的哭起來了。他正哭着，忽聽見有一個聲音叫着他說道：

『小雨點，小雨點，不要哭了，到我這裏來罷』。

小雨點依着那聲音的來處看去，只見有一個泥沼在那裏叫他去哩。他心裏喜歡，便從那個草葉上面，一交滾了下來，向着那泥沼跑去，他跑到了那裏，把那泥沼看了一看，不覺掀着鼻子說道：

『好齷齪呵！』

泥沼把手放在他的嘴上說道：『聽呀！』

此時小雨點忽聽見有流水的聲，自遠漸漸的近了來。泥沼便對小雨點說：『這是澗水哥哥，他到河伯伯那裏去，現在湊巧走過這裏。我們何不也同他一路去呢？』

於是小雨點跟了泥沼，去會見了澗水哥哥，一同到河伯伯那裏去。

小雨點見了河伯伯，覺得自己很小，便問他道：

『河伯伯，我爲什麼這樣小？』

河伯伯笑着答道：「好孩子，這不打緊，我小的時候，也和你一樣」。

小雨點又說道：「大河伯伯，你現在到那裏去」？

泥沼和澗水哥哥也同聲說道：「不錯，不錯！大河伯伯，你現在到那裏去

」？

河伯伯道：「我到海公公那裏去，就永遠住在他那裏了」。

小雨點，和泥沼，和澗水哥哥，都同聲說道：「好伯伯，你能告訴我們，海公公是怎麼一個樣子嗎」？

河伯伯道：「海公公嗎？他是再要慈愛沒有的了。他見了什麼東西，都要請他去住在他的家裏」。

小雨點道：「他也請像我一樣的小雨點嗎」？

河伯伯道：「只要你願意，他一定請你的。你可知道他小的時候，也是一個小雨點嗎」？

他們四個一路上有談有笑，倒也很快活。隔了兩天，居然到了海公公的宮裏

去。只見海公公掀着雪白的鬍子，笑着迎了出來。他見了小雨點，十分喜歡，問了他好多的話。小雨點心裏有覺得快活，那天竟沒有想到家裏。可是到了第二天，又想回去了。他便拉着海公公的鬍子說：

『海公公，你肯送我回家去嗎？』

海公公說：『好孩子，你若回去，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你須要耐心些才是

1。

海公公的房子，是一個又大又深的宮。小雨點在他的底下住了兩天。到了第三天，他正一人哭着，想回家去，忽聽見海公公在屋面上叫他。小雨點跟着那聲音，升了上去。只見白雲紫山，可不是他的家嗎？他見了喜得手舞腳蹈的說道：

看呀，看呀！海公公，那不是我的家嗎？』

海公公摩着他的頭說道：『好孩子，我是留不住你的了，只好讓你回去罷

1。

小雨點也很不忍心離開這樣慈愛的海公公。不過他要回家的心太利害了，所

以只得含着眼淚，辭別了海公公，向天上升去。

說也希奇，此刻小雨點只覺得他的身子，一刻大似一刻。不一會，他已升得很高。他心裏喜歡，說道：

「今晚我一定可以到家了，好不快活呵！」

到了下午，他升到了一個高山的頂上，覺得有些疲倦。他向下一看，只見有一朵小小的青蓮花，睡在一堆泥土的旁邊。他便對自己說：

「我今天升得也夠了，不如休息一刻再說罷。」

說了這個，他便向着那青蓮花進行。忽然他身子又縮小起來。他着了慌，再睜眼仔細一看：阿呀！他不在那朵花瓣上，又在那裏呢？他此時不覺又哭起來了。

他正哭着，忽聽見那青蓮花叫着他的名字，說道：

「小雨點，不要哭了，請你快來救救我的命罷。」

小雨點聽了很希奇，不由得止了哭，把那青蓮花細細的看了一看。只見她清

秀之中顯出十分乾枯蒼白，青蓮花此時又接着道：

『我差不多要死了，請你救救我的命罷。』

小雨點聽了，心裏很不忍，便答道：

『極願極願！但是我可不知道，應該怎樣的救你。』

青蓮花道：『聽着呵！我爲的是欠少了一點水，所以差不多要死。你若願意救我的命，你須讓我把我吸到我的液管裏去。』

小雨點嚇了一大跳。竟回答不出話來。

青蓮花道：『小雨點，不要害怕，你將來終究要回家去的，不過現在冒一冒險罷了。你願意嗎？』

小雨點聽了，心裏安了些。把青蓮花看了一眼，不由得又疼又愛。他想了一想，便壯着膽說道：

『青蓮花，我爲了你的緣故，現在情願冒這個險了。』

青蓮花十分感激，果眞的把小雨點吸到了她的液管裏去。不到一會，她那乾

枯蒼白的皮膚，忽然變爲美麗豐滿。她在風中顫着，向四處眺望。忽見有個小女兒，走過她的身旁。她便把她身上的香味，送到那女孩的鼻子裏，說道：

『女孩子，看我好不美麗。爲什麼不把我戴在你的髮上呢？』
那女孩子果真把她折了，戴在她自己的髮上。

但是到了晚上，那女孩子忽然又不喜歡這個青蓮花了。她便把她從髮裏取了下來，丟在他爹爹的園裏。

青蓮花知道她這次真要死了。她又想到了溫柔的小雨點，心裏很痛苦，不由得叫道：

『小雨點，小雨點！』

小雨點本來沒有死，不過睡着罷了。此刻聽了青蓮花的聲音，便醒了過來，說道：

『我在什麼地方呢？』

青蓮花答道：『你在我的液管裏。』

「小雨點聽到這裏，才慢慢的把往事記了起來。他嘆着氣說道：

「青蓮花，你自己又在那裏？」

青蓮花便把她的經歷，一一的告訴了小雨點。她又說道：

「小雨點，現在我可真的要死了。」

小雨點着了急，說道，「青蓮花，青蓮花！快快的不要死，我願意再讓你把我吸到液管裏去。」

青蓮花嘆了一口氣，說：「痴孩子，現在是沒用的了。況且你已經在我的液管裏，我又怎樣能再吸你呢？但是，小雨點，你不必失望，因為我明年春間仍要復活的。你若想念我，應該重來看看我呵！再會了。」

小雨點哭着叫道：「青蓮花，青蓮花！快快不要死呀！」

但是青蓮花已經不聽見他了。小雨點一面哭着，一面看去，好不希奇：他那裏在什麼青蓮花的液管裏，他不是明明在一個死池旁邊的草上嗎？他把死池看了
一看，央着說道：

『泥沼哥哥……』

死池惡狠狠的說道：『我不是泥沼，我是死池。』

小雨點便道：『死池哥哥，你能把我送到海公公家裏去嗎？』

死池哼着鼻子，說道：『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地方。』

小雨點聽了，知道沒望了，不由得又哭了起來。他哭得好不傷心，死池聽了，也有些不忍，便問道：

『你要到海公公家去做什麼？』

小雨點答道：『我要他送我回家去』。

死池繃着眉毛，想了一想，說道：

『你可知道，你不必到海公公家，也可以回家去的嗎？』

小雨點聽了，快活得跳了起來，說道：

『死池哥哥，你的話真嗎？你肯告訴我，怎樣的回家去呢？』

死池道：『你且等着，待太陽公公來了，便知道了。』

小雨點不敢再問，只得睡在草上，靜待了一夜。明朝太陽公公來了，果然的把小雨點送回了家去。小雨點見了他的哥哥姊姊，自然喜歡得說不出話來。他又把他在地上的經歷，一一的告訴了他們。後來他還約了他們，要在明年春間，同他們到地上去看那復活的青蓮花哩。

張萱四景宮女畫記

共二頁

元好問

一轉角亭，桷欄楹檻，渥丹爲飾，綠琉璃磚爲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內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翦花；一人捧盤盛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錦帕，插之髻鬟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戴而無灑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接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爲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憑檻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纈爲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絹中單。三人環冰盤坐；其紅衣者，顧憑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秘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渠瀉瀉；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爲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二，板一，聚之按上，二藤杌在旁：爲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床，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著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裙；一擣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二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爲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爲無意。樹下內一人，花錦冠，綠背搭，紅繡爲裙，坐方牀。繪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繡託量之。此下秋芙蓉滿叢，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之用。三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雙紅帶下垂，尤顯然；一膝跋牀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窄衣，綠繡襜，裁繡段。二女使掙素綺；女使及

一內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爲戲。中二人，雙綬帶，胸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爲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獸猙獰，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盛開，高出檐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栊間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傍其枝柯蓋紫葳也。堂上垂簾。二內人坐中楹，花帽纂首，衣袖寬博，鈎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牽簾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鬢笠，而有瑇瑁班，不知何物爲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市其中，凍鴨並臥，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爲一幅。

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貓相乳

韓愈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嗥嗥。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於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

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

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富貴，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

既已，因斂之爲貓相乳說云。

少年筆耕

共六頁

意大利亞米契斯著
夏丏尊譯

敘利亞 (Giulio) 是小學五年生，年十二，是個黑髮白色的小孩。他父親在鐵路作僱員，在敘利亞以下，還有着許多兒女，一家營着清苦的生計。還是拮据不堪。父親不以兒女爲累墜，一味愛着他們，對於敘利亞百事依從，唯有對於他的校課，卻毫不放鬆地督促他用功。這因爲想他快些畢業，得着較好的位置，來幫助一家生計的緣故。

父親年已大了，並且因爲一向辛苦，面容更老。一家生計，全負在他肩上，他於日間鐵路工作以外，又從別處接了書件來鈔寫，每夜執筆伏案到很遲了纔睡。近來，某雜誌社託他寫封寄雜誌給定戶的封條，用了大大的正楷字寫，每五百條寫費六角。這工作好像很辛苦，老人每於食桌上向自己家裏人叫苦：

『我眼睛似乎壞起來了。那個夜工，要把我的壽命縮短呢！』

有一天敘利亞向他父親說：『父親！我來替你寫罷。我也能寫得和你一樣地好呢。』

但是，父親終不許可：『不要，你應該用你的功，功課，在你是大事，就是一小時，我也不願奪了你的時間的。你雖有這樣的好意，但我決不願累你；以後不要再說這話了。』

敘利亞素知道父親的性質，也不強請，祇獨自在心裏想法。他每夜夜半聽見父親停止工作，回到臥室裏去。有好幾次，十二點鐘一敲過，立刻聽到椅子向後拖的聲音，接着就是父親輕輕回臥室去的步聲。一天晚上，敘利亞等父親去睡了以後，起來悄悄地着好衣裳，躡着脚步走進父親寫字的房子裏，把洋燈點着。案上擺着空白的條紙和雜誌定戶的名冊，敘利亞就執了筆，仿着父親的筆跡寫起來，心裏既歡喜又有些恐怕。寫了一會，條子漸漸積多，放了筆把手搓一搓提起精神再寫。一面動着筆微笑，一面又側了耳聽着動靜，怕被父親起來看見。寫到一百六十張，算起來值兩角錢了，方纔停止，把筆放在原處，息了燈，躡手躡腳地回

到牀上去睡。

第二天午餐時，父親很是高興。原來他父親是一些不覺着的。每夜祇是機械地照簿謄寫，十二點鐘一敲就放了筆，早晨起來把條子數目一算罷了。那天父親真高興，拍着敘利亞的肩說：

『喂！敘利亞！你父親還着實未老哩！昨晚三小時裏面，工作要比平常多三分之一。我的手還很自由，眼睛也還沒有花。』

敘利亞雖不說什麼，心裏卻快活。他想：『父親不知道我在替他寫，卻自己以為還未老呢。好！以後就這樣做去罷。』

那夜到了十二時，敘利亞仍起來工作。這樣經過了好幾天，父親依然不會知道。祇有一次，父親在食晚餐時說：『真是奇怪！近來燈油突然多費了』。敘利亞聽了微笑，幸而父親不更說別的，此後他就每夜起來鈔寫。

敘利亞因為每夜起來，不覺漸漸睡眠不足，朝起覺着疲勞，晚間復習要打瞌睡。有一夜：敘利亞伏在案上睡熟了，那是他生後第一次的打盹。

『喂！用心！用心！做你的工夫！』父親拍着手叫說。敘利亞張開了眼，再去用功復習。可是第二夜，第三夜。又同樣打盹。愈弄愈不好；總是伏在書上睡熟，或早晨晏起，復習功課的時候，總是帶着倦容，好像對於功課很厭倦了似的，父親見這情形，屢次注意他，結果至於動氣，雖然他是一向不責罵小孩的。有一天早晨，父親對他說：

『敘利亞！你真對不起我！你和從前，不是變了樣子了嗎？當心！一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呢，你知道嗎？』

敘利亞出世以來第一次受着叱罵，很是難受。心裏想：『是的，那樣的事是不能長久做下去的，非停止不可。』

可是，這天晚餐的時候，父親很高興地說：『大家聽啊！這月比前月多賺六元四角錢呢』。又從食桌抽屜裏取出一袋果子來，說是買來慶祝一家的。小孩們都拍手歡樂，敘利亞也因此把心重新振作起來，元氣也恢復許多，心裏自語道：『嗶呀！還是再接續做罷。日間多用點功，夜裏依舊工作罷。』父親又接着說：

『六元四角哩！這雖很好，祇有這孩子——』說着指了敘利亞；『我實在覺得可厭！』敘利亞默然受着責備，忍住了要迸出來的眼淚，但心裏卻覺得歡喜。

從此以後，敘利亞仍是拚了命工作，可是，疲勞之上，更加疲勞，終於難以支持。這樣過了兩個月，父親依是叱罵他，對他的臉色，更漸漸可怕起來。有一天，父親到學校去訪先生，和先生商量敘利亞的事。先生說：『是的，或績好是還好，因為他性質原是聰明的。但是不及以前的熱心了，每日總是打着呵欠，似乎要想睡去，心不能集注在功課上。叫他作文，他祇是短短的寫了點就算，字體也草率了。他原是可以更好的。』

那夜父親喚敘利亞到他旁邊，用了比平常更嚴厲的態度對敘利亞說：

『敘利亞！你知道我爲了養活一家，怎樣的勞力着？你不知道嗎？我爲了你們，是在把命拚着呢！你竟甚麼都不想想，也不管你父母兄弟怎麼！』

『啊！並不！請不要這樣說！父親！』敘利亞嚙淚叫着說，正要想把經過一切聲明，父親又來攔住他的話頭了：

『你應知道家裏的境況。一家人要是刻苦努力纔可支持得住，這是你應該早已知道了的。我不是那樣努力做着加倍的工作嗎？本月我原以為可從鐵路局得到二十元的獎金的，已預先派入用途，不料到了今天，纔知道那筆錢是無望的了。』

敘利亞聽了，把口頭要說的話從新抑住，自己心裏反復着說：

『哦呀，不要說，還是始終隱瞞了仍替父親幫忙罷。對父親不起的地方，從別一方來補報罷。校課原是非用功使他及格不可的，但最要緊的，就是要幫助父親，養活一家，略微減去父親的疲勞。是的，是的。』

又過了兩個月。兒子仍繼續着夜工作，日間疲勞不堪，父親依然見了他動怒。最可痛的是父親對於兒子漸漸冷淡，好像以為此子太不忠實，是無甚麼希望的了，不多向他說話，甚至不願看見他。敘利亞見這光景，心痛的了不得，父親背向了他的時候，他幾乎要從背後下拜，悲哀疲勞，使他愈加衰弱，臉色愈蒼白，學業也似乎愈不勤勉了。他自己也知道非停止夜工作不可，每次就睡的時候，常

自己對自己說：「從今夜起，真是不再夜半起來了。」可是，一到了十二點鐘，以前的決心，不覺忽然寬懈，好像如果睡着不起，就是避免了自己的義務，把家裏的錢偷用了兩角的樣子。於是熬不住了仍舊起來。他以為父親總有一日會起來看見他。或者偶然在數紙的時候會發覺他的作爲的。到了那時，自己雖不聲明，父親自然會知道的罷。他這樣想了仍繼續着夜夜的工作。

有一天，晚餐的時候，母親覺得敘利亞的臉色比平常更不好了，說：

「敘利亞你不是不舒服嗎？」說着又向着丈夫：

「敘利亞不知甚麼了，你看看他臉色的青——敘利亞！你甚麼了嗎？」說時現很憂愁的樣子。

父親把眼向敘利亞一瞥：「即使有病，也是他自作自受，以前用功的時候，並不如此的。」

「但是，你！這不是因為他有病的緣故嗎？」母親說了，父親就這樣說：

「我早已不管他了！」

敘利亞聽了心如刀割。父親竟不管他了！那個他偶一咳嗽就憂慮得了不得的父親！父親確實已不愛他，眼中已沒有他的人了！「啊！父親！我沒有你的愛，是不能生活的！——無論如何，請你不要如此說，我一一說了出來罷，不再欺瞞你了。祇要你再愛我，無論怎樣，我一定向從前樣地用功的。啊！這次真決心了！」

敘利亞的決心仍是徒然。那夜因了習慣的力，又自己起來了。起來以後，就想往幾月來工作的地方作最後的一行。進去點着了燈，見到桌上的空白紙條，覺得從此不寫，有些難過，就情不自禁的執了筆又開始寫了。忽然手動時把一冊書碰落到地，那時滿身的血液突然集注到心胸裏來；如果父親醒了如何！這原也不算甚麼惡行，發見了也不要緊，自己也本來屢次想聲明了的。但是，如果，父親現在醒了，走了出來，被他看見了我，母親怎樣喫驚啊！並且，如果現在被父親發覺，父親對於自己這幾月來待我的情形，不知要怎樣懊悔慚愧啊！——心念千頭萬緒；一時疊起；弄得敘利亞震慄不安。他側着耳朵，抑了呼吸靜聽，覺着無

甚麼響聲，一家都睡得靜靜的，這纔放了心，從新工作。門外有警察的皮靴聲，還有漸漸遠去的馬車踏輪聲，過了一會，又有貨車『軋軋』地通過，自此以後，一切仍歸寂靜，祇時時聽到遠處的吠聲罷了，敘利亞振着筆寫，筆尖的聲音『唧唧』地響到自己耳朵裏來。

其實，這時父親早已立在他的背後了。父親從書册落地的時候，就驚醒，等待了好久，那貨車通過的聲音，把父親開門的聲音夾雜了。現在，父親已進那室，他那白髮的頭，就俯在敘利亞小黑頭的上面，看着那鋼筆頭的運動。父親忽然把從前一切的事都恍然了，胸中充滿了無限的懊悔和慈愛，祇是釘住樣地立在那裏不動。

敘利亞忽然覺得有人用了震抖着的兩腕抱他的頭，不覺突然『呀！』地叫了起來，及聽出了他父親的啜泣聲，叫着說：

「父親！原恕我！原恕我！」

父親嚥了淚吻着他兒子的臉：

「倒是你要原恕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我真對不起了你了！快來！」
說着抱了他兒子到母親牀前，將他兒子交給母親腕上：

「快吻這愛子！可憐！他三個月來竟睡也不睡爲一家人勞動！我還祇管那樣地責罵他！」

母親抱住了愛子，幾乎說不出話來：

「寶寶！快去睡！」又向着父親：「請你陪了他去！」

父親從母親懷裏抱起敘利亞，領他到他的臥室裏，把他睡倒了，替他整好枕頭，蓋上棉被。

敘利亞好幾次地說：

「父親：謝謝你！你快去睡！我已經很好了。請你快去睡罷！」

可是，父親仍伏在牀旁，等他兒子睡熟，攜了兒子的手說：

「睡熟！睡熟！寶寶！」

敘利亞因爲疲勞已極，就睡去了，數月以來，至今纔得安眠，夢魂爲之一快。醒來朝日已高，忽然發見牀沿旁近自己胸部的地方，橫着父親白髮的頭。原來父親那夜就是這樣過的。他將額貼近了兒子的胸，還是在那里熟睡哩。

活葉本文選

東亞書局印行

一二

蘭亭觴詠圖記

共三百

宋 濂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

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絕。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闌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從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爨鼎，鼎水沸，將淪湯。前一童傍闌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廁二鵝間。溪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置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偃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

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滂左執卷，回顧獻之，伸右手欲受卷；獻之襟袖半敞，左持卷未授，右執翰凝視，將塗竄然。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蔡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穎川 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視側，右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卬邱旄，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瑯琊 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又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視令不動，右楷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之；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爲者。次畫穎川 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肅之，鎮東 司馬虞說，任城 呂系，府主簿

后綿：庸之困，睫不可擊，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一，翹一足，兩手持卷，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艇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爲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微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微之左擊卷至額，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揜袖至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耆，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

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卜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誼，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欹，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誼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嗣茂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偃；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渡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

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二人。其中冠者半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裘，加紳，各地坐，藉以方褥或熊虎皮，硯紙墨筆

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風流之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

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事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惟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尙得描貌之乎！

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活葉本文選

東亞書局印行

六

人生目的何在

共三頁

梁啟超

嗚呼！可憐！世人爾許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那妄分守己的人，從稍有知識之日起，入學校忙，學校畢業忙，求職業忙，結婚忙，生兒女忙，養兒女忙，每日之間，穿衣忙，喫飯忙，睡覺忙，到了結果，老忙，病忙，死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還有那些號稱上流社會號稱國民優秀分子的，做官忙，帶兵忙，當議員忙，謙錢忙；最高等的，爭總理總長忙，爭督軍省長忙，爭總統副總統忙，爭某項勢力，某項地忙；次一等的，爭得缺忙，爭兼差忙，爭公私團體位置忙。由是而運動忙，交涉忙，出風頭忙，搗亂忙，奉承人忙，受人奉承忙，攻擊人忙，受人攻擊忙，傾軋人忙，受人傾軋忙。由是而妄語忙，而欺詐行爲忙，而妒嫉忙，而恚恨忙，而怨毒忙。由是而決鬪忙，而慘殺忙。由是而賣友忙，而賣國忙，而賣身

忙。那一時得志的，便宮室之美忙，妻妾之奉忙，所識窮乏者得我忙；每日行事，則請客忙，拜客忙，坐馬車汽車忙，麻雀忙，撲克忙，花酒忙，聽戲忙，陪姨太太作樂忙，和朋友評長論短忙。不得志的，那裏肯干休？還是忙。已得志的，那裏便滿足？還是忙。就是那外面像極安閑的時候，心裏千般百計，轉來轉去，恐怕比忙時還加倍忙。乃至夜裏睡着，夢想顛倒，望礙。恐怖，和日間還是一樣的忙。到了結果，依然還他一個老忙，病忙，死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有人答道：『我忙的是要想得快樂。』人生在世，是否以個人快樂爲究竟目的，爲最高目的？此理甚長，暫不細說。便是將快樂作爲人生目的之一，我亦承認；但我卻要切實實問一句話：汝如此忙來忙去，究竟現時是否快樂？從前所得快樂，究竟有多少？將來所得快樂，究竟在何處？拿過去現在未來的快樂，和過去現在未來的煩惱。相乘相除，是否合算？白香山詩云：『妻子歡娛僮僕飽，看來算只爲他人。』當知雖有廣廈千間，我坐不過要一牀，臥不過要一榻；雖有貂狐之裘千襲，難道我能數無冬無夏，把他全數披在身上？雖有侍妾數百人，

我難道能同時一個一個陪奉他受用？若真真從個人自己快樂着想，倒不如萬緣俱絕，落得清淨；像汝這等忙來忙去，鉤心鬪角，時時刻刻，都是現世地獄，未免太不會打算盤了。如此看來，那裏是求快樂，直是討苦喫。我且問汝：汝到底忙個甚麼？所爲何來？若說汝目的在要討苦喫，未免不近人情；如若不然，汝總須尋根究柢，還出一個目的來。

以上所說，是那一種過分的欲求，一面自討苦喫，一面造成社會上種種罪惡的根原。此等人不惟可憐，而且可恨，不必說他了。至於那安分守己的人，成日成年，勤苦勞作，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他便答道：『我總要維持我的生命，保育我的兒女。』這種答語，原是天公地道，無可批駁；但我還要追問一句：汝到底爲甚麼維持汝的生命？汝維持汝的生命，究竟有何用處？若別無用處，那便是爲生命而維持生命；難道天地間有衣服怕沒人穿，有飯怕沒人喫；偏要添汝一個人，幫着消耗不成？則那全世界十餘萬萬人，個個都是爲穿衣喫飯兩件事，來這世間鬼混幾十年；則那自古及今無量無數人，生生死死，死死生，不過專

門來幫造化小兒喫飯；則人生豈復更有一毫意味？又既已如此，然則汝用種種方法，保育汝家族，繁殖汝子孫，又所爲何來？難道因爲天地間缺少衣架，缺少飯囊，必須待汝構造？如若不然，則汝一日，一月，一年，一世，忙來忙去，到底爲甚麼？汝總須尋根究柢，牙清齒白，還出一個目的來。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且道這幾希的分別究在何處。依我說：禽獸爲無目的的生活，人類爲有目的的生活；這便是此兩部分衆生不可踰越的大界線。雞，狗，彘，終日營營；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蟲蝶翩跹，蛇蠆蜿蜒，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溷廁中無量無數糞蛆，你爬在我背上，我又爬在你背上；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我能代他答道：『我忙個忙，我不爲何來。』勉強進一步，則代答道：『我爲維持生命，繁殖我子孫而來。』試問人類專來替造化小兒穿衣喫飯過一生的，與彼等有何分別。那爭權，爭利，爭地位，忽然趾高氣揚，忽然垂頭喪氣的人，和那爬在背上，擠在底下的糞蛆，有何分別。這便叫做無目的的生活。無目的的生活，只算禽獸，不算是人。

我這段說話，並非教人不要忙，更非教人厭世。忙是人生的本分，試觀中外古今大人物，若大禹，若孔子，若墨子，若釋迦，若基督，乃至其他聖哲豪傑，那一個肯自己偷閑？那一個不是席不暇暖，突不得黔，奔走棲皇，一生到老？若厭忙求閑，豈不成了衣架飯囊材料？至於說到厭世，這是沒志氣人所用的字典，方有此兩字；古來聖哲，從未說過；千萬不要誤會了。我所說的，是告訴汝終日忙，終年忙，總須向著一個目的忙去。汝過去現在，到底忙個甚麼？所爲何來？不惟我不知道，恐怕連汝自己也不知道，汝自己不惟不知道；恐怕自有生以來，未曾想過。嗚呼！人生無常，人身難得；數十寒暑；一彈指頃，便爾過去；今之少年，曾幾何時，忽已頽然而壯，忽復頽然而老，忽遂奄然而死；囫圇模糊，蒙頭蓋面，包膿裹血，過此一生，豈不可憐！豈不可惜！何況這種無目的的生活，決定和那種種憂怖煩腦，糾纏不解；長夜漫漫，如何過得！我勸汝尋根究柢，還出一個題目來；便是叫汝黑暗中覓取光明，教汝求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汝要求不要，只得隨汝，我又何能勉強？但我有一句話：汝若到底還不出一個目的來，汝

的生活，便是無目的，便是和禽獸一樣；恐怕成孟子所說的話：『如此則與禽獸奚擇』了。

汝若問我：人生目的究竟何在？我且不必說出來，待汝痛痛切切，徹底參詳透了，方有商量。

齒痛

共四頁

俄國安特來夫著
周作人譯

在那可怕的一日，就是世界上不法的事做成功了，耶穌基督在各各地地方，被釘在十字架上，在兩個強盜的中間那一日，從清早起，耶路撒冷的商人般妥別忒（Ben Tobit）患了當不住的齒痛。

這事還是前晚起的，那時右邊的牙牀微微的痛。那個牙齒，正星智慧齒前面這一個，似乎比別的略長了；他用舌尖舐着時，感到一種輕微的疼痛。但到飯後，已經完全不痛了，般妥別忒也便忘記，很舒服了。他正在那一日，做了一件有利的交易，將一匹老驢子換到一匹少壯的，所以他非常得意，對於這不佳的先兆，也不留神了。他睡得很好，也很熟；但在天明之前，忽然醒來，似乎有人叫他起身，去做一件重要的業務。般妥別忒恨恨的醒過來時，他的牙齒全體作痛，公然的而且惡意的痛得極凶，同鑽刺一樣，現在更不知道只是昨日的一個牙齒呢，還是

其餘的都聯合了作痛了。他的全張嘴全個頭顱，全充滿了可怕的痛，彷彿被人勒令嚼着一千多支燒紅的銛利的鐵釘。他從土瓶裏取一點涼水，放在嘴裏，那猛烈的痛暫時輕減了。他的牙齒依然有點痛，又彷彿波浪一般搖動；但便是這感覺也比先前愉快多了。般妥別忒重行睡倒，記起他新買的鹽子，心想此刻倘沒有這齒痛，真是十分幸福，漸漸的將要睡熟。但涼水已經變溫，五分鐘之內，疼痛重復發作，比前回更凶了；般妥別忒在牀上坐起，左右搖擺，像一個鐘墜子。他的全面頰都發皺，聚在他大鼻子的周圍；鼻子也因為疼痛，變了蒼白色，上面擱着一粒冷汗。他這樣自己搖擺，又呻吟着，迎接太陽的第一縷光線，——這便是規定去照臨那有三個十字架的各各他，因為恐怖與悲哀變了黑暗的太陽。

般妥別忒是善良溫和厭惡不正行爲的人；但這一日他的妻醒來時，他閉着嘴，着實將伊罵了一頓，說聽他獨自受苦，叫喚掙扎，像一隻野狗。他的妻對於這不當的責備，默然忍受了，因為伊知道這些話全不是從惡意出來的，伊辦了許多上好的單方：精製過的鼠糞，劇烈的蝎子的蒸汁，摩西所敲碎的法律石版的真正

碎片。數上鼠糞之後，覺得略好了；然而不長久。塗上蠅子汁和石粉時候，也是如此；略略停止之後，那痛又復回來，更加猛烈了。在這平靜的片刻中，般安別忒想起他的驢子，又架起各樣空想，姑且安慰自己；但痛得利害時，他仍舊呻吟，對他的妻發怒，又恐嚇說，倘使痛還不止。便要一頭撞在石上死了。他只在樓頂平臺上，從這邊角上走到那邊，怕敢到外邊那一面去，因為他的頭上包着手巾，正像女人的頭。有好幾次，小孩們跑到他身邊，用急促的聲音，對他講拳撒勒的耶穌的事。般安別忒立定，暫時聽他們的話，歪着臉；但他便即發怒頓腳，將他們趕走。他是一個和善的人，很愛小孩的，但現在因為他們用這樣小事來煩擾他，他所以生氣了。而且在街上和鄰家的屋頂上，聚集了許多人，專是很詫異的看般安別忒用手巾裹着，象一個女人模樣，——這也是十分討厭的事。他正想下樓的時候，他的妻對他說：——

「看呵！他們帶強盜衣處刑了，這或者可以使你散悶。」

「請你不要管我。你沒有見我正在受苦麼？」般安別忒很怒的說。但在他的

妻的話裏面，彷彿含有一種渺茫的希望：他的齒痛可以因此脫離；所以他很願意似的走近闌干。側着頭，閉着一隻眼，一手托着面頰；他做出一副不高興的臉，向下面望。

這條狹街，前端直通山上，擠滿了人，在灰塵和不斷的喊聲中，向前面湧去。人羣中間，幾個犯人，彎裏身子，背了十字架，也向前走；他們的上面，羅馬兵的鞭子盤旋着，像黑蛇一般。其中一個人，便是「他，」被着淺色的長頭髮，穿一件破碎有血迹的小衫，絆着他路上的一顆石子，便跌倒了。喊聲更響了，那羣人正像一片雜色的海波，漫過那臥倒的人的身上。般妥別忒忽然覺着一陣急痛，痠攣起來。這似乎有人將一枝燒紅的針插在他牙齒裏，并且捻了一下。他呻吟道，「阿，阿，阿！」很不高興的冷冷的氣憤憤的離開了闌干。

「他們怎樣喊呵！」他很羨妒的說，心裏描出他們大張的嘴和強健的牙齒；假使他沒有痛，他也將怎樣的喊。這樣的想，使他的牙齒痛得更很了，他不住的搖那包着的頭，又呻吟道——「牟，牟！」

「他們說他曾醫好過瞎子哩！」他的妻說。伊沒有離開欄干，卻拾起一顆小石子，投在耶穌所在的地方，——「他」正緩緩的走着，已用鞭子打得站起來了。

「阿，可不是麼！他也應該能醫我的齒痛罷。」般安別忒嘲笑的答案，又恨恨的說，「他們起了這陣灰塵！正像一羣牲口！該用棒打散他們纔是！撒拉（Sara），你幫我下去。」

他的妻可是對的。這件事真個解了般安別忒的悶，但也許是鼠糞終於奏了一點效；總而言之，他能夠設法睡着了。他醒來時，那痛差不多全去了，只有他的右頸略略浮腫，然而幾乎不很可辨了。他的妻說，這真是毫無痕迹；但般安別忒微笑，知道他的妻是甜善的人，愛說中聽的話。鄰人撒姆耳（Samuel）是一個

藤皮匠，也來了，般安別忒領他去看新驢子，又喜孜孜的聽他對於自己和牲口的熱心的頌揚。

後來爲了好奇的撒拉的請，他們三人便同往各各他，看被釘十字架的人去。

般安別忒在路上對着撒姆耳又從頭再講他齒痛的事給他聽：昨日如何覺得右顎微微作痛，到夜間如何感到了劇痛忽然醒來。他又做出苦痛的臉，閉了眼睛，點着頭呻吟，表明那時的情形；白胡鬚的撒姆耳很同情的搖頭，說道：——

「呀，呀！這真痛呀！」

般安別忒聽了這賞識的話，滿心歡喜，於是又從新將這故事重敘一回；提起先前的時候他怎樣脫落了第一個牙齒，那右邊的略低的便是。在這快活的談話中間，他們已到各各他。那太陽，他被規定在這可怕的日子，照臨世界，此時已經

沈在遠山的後面，只留着狹長的鮮紅的一帶，像一條血迹，在西方發亮。當這背景之前，幾個黑暗的十字架，約略可以望見，在中央的十字架下，幾個跪着的人，蒙蒙朧朧的結成一團白塊。

羣衆早散了。天氣也漸冷了。般安別忒略向十字架上的人，望了一眼，便拉了撒姆耳的手，輕輕將他扯轉，向着他的家去了。他覺得特別喜歡說話，想對一切人們，告訴他齒痛的事。他們一同走着，般安別忒在撒姆耳同情的搖頭與感歎之間，做出善痛的臉，搖着頭，巧妙的呻吟。從深邃的裂巖與遠遠的焦枯的平原上，暗黑的夜漸漸上來。這仿佛是想將——地下的大罪遮蓋住，不給天上看見，

活葉本文選

東亞書局印行

八

等

共五頁

凌叔華

『阿秋，怎麼早起來做什麼？夜裏你做完了坎肩恐怕也有兩點多了，那裏睡得夠？回頭又要頭痛了。』三奶奶伸出一隻瘦削的手，攀着帳子，望着她的愛女緩緩的說，接着咳嗽一陣，吐了口痰。

『我睡不着了……怎麼，媽媽今兒又有些咳嗽了，別是昨晚着了涼了吧？』阿秋正在屋裏挽起袖子洗臉，很關切的說。『回頭我上市給您再買兩個雅兒梨燻着喫，好吧？』

三奶奶擁着被窩坐在牀上，阿秋趕緊走過來掛起帳子，把一枝烟袋放在牀前小桌上。

『別買雅兒梨了，這是老毛病，那裏就喫得好的？況且……』她忽然又咳嗽起來，吐了痰方止住，『況且，現在鮮貨多貴，一片雅兒梨就夠買兩斤多麵，

等

(No. 342)

1

去年我那場病已經花了不少錢，眼嫵還有兩個月便是你的好日子，現在連一件新衣料還沒買。你爹爹一個大沒有剩下，從前我接些零活兒做，還可以添補家用，這兩年我的眼差了，喫的穿的還不是全靠你一雙手……」她說着，聲音啞下去，摸出枕頭底下一條手帕擦眼。

「媽媽，怎的好好又難過起來？您昨兒同二嬸子談的多快活！您穿好衣服抽兩袋煙吧。」阿秋陪着笑走過去劃着了洋火，點着紙捲，遞到她媽手裏，低聲問：

「媽媽。你猜他今天會不會來？」

「誰？」三奶奶今早上似乎思路異常遲鈍的問道。

「他？」阿秋說着微笑的走回臉盆前面，低了頭挽上袖子去洗臂膊。三奶奶望着愛女的初浴後帶着羞暈的雙頰，迎着晨曦，顯得格外細嫩滑膩，最是那不深不淺的笑渦，半睜不睜的嬌眼，覺得比自己十七八歲時候鏡裏的容顏更加俊俏。她呆呆的望着她的女兒，忽覺一種似粉臉奶的香味充滿了鼻孔，頓使她渾身舒暢

。阿秋洗完了手臂，正在開一瓶像粉的東西。

「我想他來，前天他不說今天大概要來嗎？這瓶粉又是他送你的吧？味氣真好。」三奶奶拿起烟袋紙擦，面上平和多了。

「他送的，我自己那裏，捨得買好粉？」阿秋說着露出少女嬌矜的笑容。「外頭打鬥是送信的吧？一定有他的。」她走去一會兒，手中拿着信跑進來，一邊笑說：

「媽媽，今天下課就來。明天還要我們同他出去好好的樂一天呢。」

「我，明天別是他的生日吧？」三奶奶問。

「不是，也是，他說明天是他的第二個生日。」

「怎叫做第二個生日？」

「媽媽，」阿秋撒嬌的順勢爬在她媽身上細聲道：「我不信你不懂？」

「我頭髮都快白了，那曉得這些新鮮話？」

「難道媽媽也不記得去年我們倆什麼時候認識的？」

「這樣說我倒明白了。秋兒，我們還不如今天先請他喫頓好飯吧。遞那件棉襖給我，等我弄兩樣他愛喫的菜等他來。」三奶奶說着，立刻精神上來，也不咳嗽了。

她穿鞋的時候還在自言自語：

「這孩子真個兒得人疼，什麼人情物理都懂得，說話總陪着笑。」她腦子裏立刻顯出一個身段瀟灑，滿面笑容的可愛少年，傍邊站着自己的女兒，穿得光豔俊俏。心裏貪戀着這快樂的影子，手裏縛鞋帶子倒非常慢起來。一會兒忽歎道：

「要是你爹爹見到他，該怎樣樂呢！」

「見到誰呀，媽媽？」阿秋坐在窗戶口的桌子梳頭，似乎不懂她媽所指的他，臉上得意的神情卻掩不住；薄薄的小紅嘴唇的角兒已微微翹起，俏眼下邊已起了一彎彎的可愛痕子，襯上新擦的胭脂更現娥媚。

三奶奶那會不明白女兒的心事？因為她現在心裏高興，不期然的想同她開玩笑，說：

「我也真不信你不懂！」這聲音嫩了十年似的，從丈夫死後這是她第一次說玩笑話。

她踱到女兒身邊，雙眼裏滿浮着慈和的光，奪過一枝骨頭簪子來，說：

「我替你分，你瞧你分的頭髮多亂呵！這樣好的頭髮，總不捨得擦油。只是你不打扮，你要打扮起來，哼，不是自己誇嘴，王太太的三位小姐都沒有這樣標致。」她的手很愛惜的捻着阿秋的髮輕輕的梳，一次一次的眼卻望着小鏡裏阿秋的脸。

「媽媽，我自己通吧。我的頭髮太亂，像您這樣細心通，什麼時候纔完得了？」阿秋覺得她媽的樣子有點好笑，心裏也急了。

「你放心讓我梳吧，現在離他來還早呢。」她的手緊握着那千萬縷光滑細軟的頭髮，臉上現出好似嬰兒不放乳瓶的神色。

兩母女收拾這樣，買那樣的忙了一早上，喫過午飯，三奶奶便躲在狹小的廚房裏剝肉，切菜，和麵，她今天又不許阿秋在廚房幫忙。

等

(No. 342)

五

「去吧，你收拾屋子去，別在這裏把身子都薰上油腥味兒，怪難聞的，」她向她女兒說。

「媽媽忙不過來，累壞了可怎好？」阿秋站在廚房不肯走。

「怎會忙不過來？你去吧？」一把推她女兒，「再做四樣菜都忙得過來。你爹爹活着我還當下廚房弄菜請客，他沒了後一年，我們家裏便用不起廚子，我自己作飯，說起來正好已經二十一年了。你爹爹死時，你才三歲，……唉！我想到你的爹爹，心裏難過，哭的時候，你姥姥總是勸我，說「你不要那麼傷心，女兒也和兒子一樣的，好女婿還比兒子好呢。」現在想想她老人家的話，倒真說着了。前天他還同你二姨子說讓你們早些辦完事，他就可以同我們住在一起。他在大學堂畢了業就做事，現在已有人聘定了他，每個月可以得一百多塊錢的薪水。那時大家往一塊兒，咳，這是做夢也做不到的喜事！自然那時也用不到自己忙了。」

「那時自然有兩個人伺候你老人家了！」阿秋恃寵生嬌，學着她媽媽的聲調

說。

「快去洗洗臉，擦過粉，你看你臉上油烘烘的！」

「油烘烘的怕什麼？」阿秋倚在廚房門口說。

「別叫人家瞧着像個毛丫頭便罷了。這樣子他現在不會挑剔你的，將來慣了，見了婆婆大姑子也這樣，還不叫人家笑話。」

「他的母親同姐姐都不是愛挑眼的人。他說，她們住在鄉下快三十年了，從來沒有同誰拌過嘴，鬧過氣。」阿秋就勢閃進廚房內。

「盼望這是真的吧！」三奶奶放下白菜，切肉塊。「我天天拜神念佛都祝禱這件事。秋兒，你也看出來我從來就沒有像前天你下定時那樣開心說笑。隔壁的張大嫂纔會損人呢；她說我不但面上發紅光像要添福，還說我像嫩了好幾年呢。」她提起菜刀削薑。阿秋走過去想拿過來削，她死也不放手緊拴着。阿秋又說：

「媽媽，我怕累壞了你！」

「叫你出去就出去，好不好？」人逢喜事精神爽，「那裏會累出病了呢？去

等

(No. 342)

七

吧！別多說了。」

三奶奶忙得頭筋都露了，她還不肯說累。阿秋趕緊收拾屋子，預備出他愛喫愛用的東西。

到了兩點半鐘，三奶奶已把菜看打點好，只等他下學時，趁熱便喫了。又走到堂屋看阿秋擺桌位。

「多擺一張椅子，請請四叔叔，看他來不來，若沒有四叔叔，那選得上這樣好女婿。」

三奶奶後來擺擺頭，洗洗臉，已經是三點半了。阿秋從堂屋走進臥房，從臥房走到堂屋，一回兒嚷天氣熱，便脫了新做得的坎肩，忽然有陣小風吹動小院子種的一棵垂柳，枝條輕輕擺晃着，她看了便說冷，又把坎肩穿上。她的心這時是煩燥死了。

到了五點，她們倆都急起來。阿秋滿心委曲，淚漬了眼眶，祇抱着頭嚷痛。『還是找到大學堂去打聽吧，』三奶奶等的疑心起來。『他說了來一定來，

別是他碰了什麼事來不了吧？方才張大娘告訴我，今兒學生們又上執政府請願，想必他也混在那大羣人衆裏面。」

母女商議了好一會子，三奶奶決意到學校查問去。方走到大街上，便聽見街上人說衛隊開鎗打死了許多學生。她心裏猛喫一驚，趕快跑到學堂打聽，門房說他們學校裏死了三個人，有一個是他。

她耳朵聽着覺得有些費力，口中只咕囁着，「我……我的秋兒……」說着眼都直了。趕到慈善機關的人把她送回家的時候，阿秋已經等的發急，哭過幾次了。看到她媽這個樣子。她倒又急的哭不出來，跑過去抱着她媽急問道：「媽媽，媽媽，你怎麼的了？他呢？」說着，瞪着兩個大眼冒火似的望着她母親。這時慈善機關的人早溜了出去。阿秋等了半晌，她媽才睜開眼望着阿秋，嘴裏細弱斷續的聲音，「我……我的秋兒……」底下再也接不上了。

滄葉本文選

東亞書局印行

一〇

少數人的責任

共七頁

宗 淹

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人在世上的成敗，不外乎兩個原因：第一是他父母遺傳給他的性情，聰明，體質，第二是他所處的境遇，機會，時勢。講生物學的人告訴我們說，凡人之所以為人，根本在他的遺傳性；不但是強健的父母生強健的子孫，就是聰明，能力，道德，都是能遺傳給子孫的。要這種遺傳性完全發展出來，自然是要有相當的境遇：譬如假使達爾文生在我們中國，他雖有他的科學的天才，絕對不能用在生物學上，做成功他的物種由來的名著，這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就是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有天才的人又何嘗完全不能發展？不過發展的方法不同，結果就不一樣罷了。普通講起來，無論在那一種社會，那一種國家，有遺傳的天才因為境遇不好

而終身埋沒，或是中庸以下的人物遇見絕好的機會也能有所成就的，雖是不少，然而因爲遺傳環境兩樣都有相當的遭際，所以能在社會上佔一種地位，成一種勢力的，自然也是很多。這一種人是社會的天然首領，是國家的中流砥柱，就是我所說的『少數人』。

天下的事業沒有那一件不是少數的人做成功的。所以毛賴說的好：『成功的歷史就是少數人的歷史。』我們今天單就政治講：自從有歷史以來，政治上的成功那一件不是少數人的成功。遠如秦始皇的破除封建，漢武帝的驅逐匈奴，近如孫文黃興的提倡革命，梁啓超蔡鐸的反對帝制，都是最明顯的事實。又如俄國有二萬萬多人民，幾萬個真共產黨，受了兩三個人的支配，就成功了勞農政府。這種樣子的例，無論那一國，那一個時代，都是舉得出許多來的。所以羅素先生嘗對我說：『我們要是把歷史上的重要人物除去了十幾個，假定他們是沒有存在過的，世界上的歷史決計不是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少數人的成功，自然要得一班的人心與相當的機會，但是在國家危急存亡的

時候，消極的人心，被動的機會是不中用的。收拾人心，運用機會，是做首領的義務，也就是做首領的權利。

諸君一定要疑惑我這番話是同平民政治的主義相反的。今天我沒有功夫詳細說明少數人同平民政治的關係，但是單簡講起來，假定我們不是相信無政府主義，是相信政府是政治上不可少的一種組織，組織政府當然是少數人的事。假使我們要政治清明，自然要少數的優秀分子去做這種政治的生活。這種目的，無論那一種政體都是一樣的。平民政治的特色，是在想出一個法子來，一方面使得握政權的人永久是優秀分子，一方面使得多數人在受少數人支配範圍以內，仍然能設去監督他們，使他們不敢濫用職權。因為君主政治，貴族政治的大毛病是政權傳代，所以開國的祖宗雖然有時候是優秀的，到了他們的子孫手裏，就慢慢的腐敗起來。況且受他們統治的人民，只能設服從他們，不能設監督他們；濫用權力就變成一種極平常的事。平民政治的目的，是要使得每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優秀分子去擔任政治上生活；他們的職權又是同他們的成績相連帶的：成績不好，就有

別的優秀人來替代他們。由此看起來，平民政治是使得政治清明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究竟不能完全成功，原還是在一種試驗時代，目前還不能確下斷語的。

平民政治的目的，雖是爲最多數人謀最大的利益，然而當日同非平民政治奮鬥的人仍然是少數。諸君只要把平民政治發源的英國來研究他政治的歷史，就知道了。英國憲法的第一步就是大憲章，是貴族對待英王的契約。以後英王慢慢強盛起來，貴族幾乎被他壓倒；又幸虧有有金錢，有勢力的鄉紳出來奮鬥，演成了清教徒的戰爭。復辟了以後，王家的勢力已經遠不如從前，況且又有一部分的貴族連合了鄉紳抵制他。到了十九世紀工商業發達了，中級社會的人纔又把卿紳式的議會推翻。所謂『貴族』『清教徒』『鄉紳』『中級社會』，那一個團體不是英國全國的少數人！況且當日出頭發難的，那一次不是少數人裏頭的少數呢！

所以無論那一個時代，那一個社會，少數優秀分子握了政權，政治就會得清明。用他們的聰明，知識，能力向政治方面努力。是少數人天然的責任。

自從民國以來，有知識的人都把平民政治成功的歷史認錯了，所以開口就說

甚麼「民智不開」，「國民程度不夠。」試問民智不開，難道官智已經開足了嗎？國民程度太低，難道政客程度已經高透了嗎？知識，程度都是相對的名詞，沒有標準是無從說起的。譬如一個人，要進高等小學，只要會寫得兩句白話，懂得極淺近的增加乘除，程度知識就算夠了；以這樣子的程度就想進中學，大學，自然是不成功的。所以我們要批評我們國民的程度，先要曉得他們在社會上擔任的職務。要是他們的能力知識同他們的職務相當，我們就不能說他們的程度不夠。我們的國民，大多數是種地的，勞動的。我們先拿勞動的來評論。勞動最低的階級可算是拉洋車的，看看他們的程度真正要叫我們慚愧。北京城裏萬把多輛洋車，有幾個不能走路，不能拉人的？不但如此，而且在一樣階級裏面，各人所處的地位是很有公道的。年紀過老或是過小，走得不快的，只好拉破膠皮車。年紀相當點的，走得起勁點兒的，拉的車就漂亮一點。再要身強點，力壯點，衣服乾淨點的，就會拉外國人，拉包月。諸君想想，拉洋車的，他自食他的力，他所受的社會上的待遇，同他對於社會的供獻何等相當？再說種地的。同一樣的地，同一

樣的天氣，一年的收入多少，全看種地的人的勤儉的程度。出幾分力，化幾分錢，就有幾分好處。莊戶人家，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有幾個喫閑飯的？一年十二月，有幾個月沒有事的？試問現在北京城裏，坐汽車，住大公館的人，自己拿鏡子照照臉，有幾個能像拉車，種地這樣俯仰無愧的？他們這班人不知道懺悔自己的罪過，革除自己的習氣，學會自己的行業，反搖頭擺腦的說『民智不開通，教育不普及，』好像中國的國家是拉車的種地的弄壞了的，豈不是不要臉麼？老實說一句話，中國今天弄到了這步田地，明明是做總統的不會做總統，做總理的不配做總理，當議員的不夠當議員。總統，總理，議員都是應該少數的優秀分子去做的。所以我說中國政治混濁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是因為少數的優秀分子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總統，總理，議員不是官僚，就是政客。既說這三種人不稱他們的職務，怎麼又說政治混濁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呢？諸君知道，總統，總理，議員應該是少數的優秀分子去做的。凡是優秀分子，都可以有做總統，總理，議員的希望；

不比得皇帝是傳子傳孫的。皇帝不好尚且可以趕他走，何況那有任期的官僚！第一任的不得人，第二任就應該想法子使他得人。議員是選得來的，總統是舉出來的，上了一次當，爲甚麼又上第二次？我們的官僚政客弄得一代不如一代，不是中國全國沒有優秀分子，就是優秀分子不管事。我不敢認贖我們國民，說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沒有有知識道德的人，所以我說是因爲他們沒有責任心，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我何以說不是因爲武人軍閥的專橫呢？文官武官同是一樣的官，同是政治上的一種器械，又何嘗有甚麼根本的區別！上次歐洲大戰爭的末年，做武官的大半是尋常的文人。受過教育的人學會了放槍，騎騎馬，就是軍人。優秀分子爲甚麼恭恭順順，把這種政治的武器讓給現在這班武人呢？況且武人專橫，原是有人把他們養成功的。握政權的人存了一個私心，要想利用他們做爪牙，所以故意的不肯把兵權交給有知識的人，恐怕他們不肯聽調度，久而久之，反客爲主起來，纔有今天這種奇怪的日子。就是到了今天，難道就真正沒有辦法？不說旁的，只說慶

爾蘭對付英國人的方法。英國在愛爾蘭的軍隊有好幾萬；愛爾蘭的總督就是歐洲大戰時英國的元帥。愛爾蘭全國的人不足五百萬，不過英國的十分之一，然而愛爾蘭的新芬黨在英國人的鼻子底下組織起軍隊，議會，內閣，總統出來，與他抵抗。不上幾年，居然使得英國人讓步，造成了一個愛爾蘭自由國。當他們新芬黨纔成立的時候，何嘗不是少數！難道我們的武人軍閥比英國的經過百戰的兵還要利害？我們全國要找像那幾個新芬黨的人都找不出來麼？所以我說中國政治混濁是因爲少數的優秀分子沒有責任心，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我們的優秀分子，他們在社會上處世立身的方法另成功一種風氣：不敢進取，叫做高尚，不辨是非叫做忠厚，不知世情叫做風雅，不管閑事叫做聰明，不耐勞苦叫做享福。能力知識，事業同道德分了家：好人都是無用，有用的都不是好人。所以民國以來，所謂優秀分子聽那般腐敗的官僚政客，專橫的武人軍閥把持我們的政治，說兩句不冷不熱的話，歎兩口不死不活的氣，就算完事了。

照這樣說來，豈不是沒有法子想？豈不是要坐在這裏等死麼？我的意思卻以

爲不然。拿我們全國的優秀分子來批評，我前邊所說的話自然是對的，但是少數裏面還有少數，優秀裏面還有優秀。何況中年以後的人不久是要死的，來替代他們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處的境遇，都是與從前不同。只要有幾個人，有百折不回的決心，拔山倒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的，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我且舉一個例給諸君聽，就可以證明我這些話不全是是一種妄想。

當前清咸豐初年，洪秀全從兩廣造反，正是前清政治很腐敗的時候。有人說，那時候文官要錢又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所以洪楊幾個無知識的游民結合了些不怕死的強盜，從南邊殺到北邊來，遇見官兵，就打勝仗；沒有許多時候，就把長江一帶佔據完了。從廣西向長江，第一是要經過湖南。那時候湖南有一個不得志的翰林，叫做郭嵩燾。又有一個在家守孝的侍郎，叫做曾國藩。他們兩個是要好的朋友，有一天，郭嵩燾去對曾國藩說：『這一班從廣西來的人，逢人便殺，見錢就搶，全是強盜行爲。單靠着官兵擋他，是擋不住的。你是湖南有名的鄉

紳，應該出來號召幾個人，練幾個團練，保衛着鄉里，纔說得去。『曾國藩聽了他的話，就招集了他的五六個同志，辦起團練來了。這些人都是手無寸鐵的念書人，不懂得仗是怎樣打的，就拿了明朝戚繼光的兵書，依稀彷彿的定起制度來。但憑他們的勇氣。居然把洪楊百軍隊打敗了幾仗。正式的軍隊起初是嬉笑他們，以後是妬忌他們，想種種的法子牽制他。大小的文官因為他們不是地方官，不肯幫他們的忙。曾國藩同他的許多朋友要餉沒有餉，要械沒有械；但是拿定主意，要想平定匪亂。先還只肯在湖南省裏，其後往湖北，往江西，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經過了許多危險，居然把太平天國削平了。現在我們不管他們的舉動與中國利不利，與我們事後的意見合不合，他們的那一種志氣，能力正好做我們的模範。可見得只要少數裏面的少數，優秀裏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況且曾國藩的事業離現在不過五十年：五十年前可以做得成的事，難道五十年後就做不成的麼？現在的時勢未必比五十年前的時勢難到那裏去，何況我們又學了外國的許多政治方法，可以利用的武器比曾國藩的高明的多呢！

所以我以為中國現在不怕外交失敗，不怕國內戰爭，最可怕的是一種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努力，閉着眼睛，閉着嘴，束着手，看人家來搶掠我們的財產，支配我們的權利；有時候還要說：『中國是沒有希望的了，等外國人來替我們裁兵罷，監督財政罷！』

諸君想想，印度亡了，一百來年，埃及三四十年，朝鮮也十多年，他們的優秀分子尚且天天在那裏組織政黨，鼓吹輿論，冒死的恢復他們的自由。我們的國還沒有亡，優秀的分子先就一點法子不肯想，單等外國人來制服我們，不要被印度，埃及，朝鮮的人笑話死了！要曉得中國的前途全看我們少數人的志氣：我們打定主意，說中國是亡不得的，中國就不會亡；我們說中國恐怕要亡，中國就真正亡定了！況且不管他亡不亡，偌大的一個國家，那們久的一種文化，到了急難的時候，沒有人肯出來奮鬥，保全我們民族的最後的一點名譽，豈非是亙古未有的醜事！我們又如何對得過我們的錦繡的江山，文明的祖宗，同大多數的勤懇懇田地，守法律，耐勞苦的同胞呢？

我們着手的方法，進行的手續，也是不難決定的。我們第一是甚麼人都不倚賴。我們天天希望人家把江山打了下來，過現成的太平日子，但天下那兒有那樣便宜的事！要是我們各人倚賴各人自己，中國早已不是今天的中國了！第二，是我們甚麼人也不怕。腐敗的政客官僚固然不足怕，那些拿槍帶刀的武人又何嘗可怕。我們並且不怕外國人。只要我們沒有不講情理的舉動，只管整頓我們的家事，外國人那兒管得了許多。就是有特別野心的敵國要干涉我們，也不是容易的事。第三，是要能毅團結，肯受訓練。天下事無論大小，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得成的，不是沒有組織可以做得成的。要拉了許多志氣不同的人，強迫叫他們共事，自然是做不到。但是凡有我們同志的人，都應該死心塌地的結合在一條路上，然後細細的選擇出幾個首領來，聽他們的號令，一致的向前衝鋒，不怕事體不成功。第四，是要認定了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不要再上人

家的當，說改良政治要從實業，教育着手，試問這幾年來，政治沒有辦法，實業，教育那一件不是天天要破產的？若是說要得政治好先要有好教育，好實業，反過來又可以說要得有好教育，好實業先得要有好政治，豈不是自己做了一個圈套，成天的在裏頭轉，轉來轉去，永沒有出頭的日子！

我們還應該把我們的責任弄明白，問問自己，是不是中國的少數的優秀分子？旁的不用說，單說我們所受的教育。中國的人民號稱有四萬萬：進過小學堂以上的學校的人最多不過四百萬；中學堂以上的不過四十萬；進過大學堂，曉得一點科學，看過幾本外國書的，不過八萬。我們不是少數的優秀分子，誰是少數的優秀分子？我們沒有責任心，誰有責任心？我們沒有負責任的能力，誰有負責任的能力？

活葉本文選

東亞書局印行

一四

劉老老

共七頁

曹雪芹

有一鄉下人姓王名成，他的祖上曾做過一個小小京官。因見金陵王家有在京做大官的，依傍其勢利，便連了宗。後來其祖死後，只剩這王成一人，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王成亦相繼亡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攬井白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故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來養活，遂一心一計幫着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覺得天氣漸漸冷上來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劉老老看不過，因替他們想主意。大家想來想去，都想不出個道理。後來還是劉老老想出一個機會來，向狗兒說道：「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聯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

還好。如今他家二小姐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已出仕，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我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毫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呢。」狗兒聽說，心中活動，笑道：「老老既如此說，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試試風頭看。」劉老老道：「噯喲！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道：「不妨！我教你個法兒。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先去尋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在賈府是一個有體面的大管家，我們本極要好的。」劉老老道：「也罷！就是捨了我這副老臉去碰碰看。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有益。」

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教了板兒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玩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

進城，往寧榮街來。到了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老老便不敢過去。且揮揮衣服，又教板兒幾句話，然後蹲在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凸肚指手畫腳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挨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了他一回，便問『是那裏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理他。內中有一個年老的說道：『那周大爺他往別處去了。他在後面一帶住着。他娘子卻在家裏。你從這邊繞到後街門上找去就是了。』劉老老謝了，遂攜着板兒，繞至後門上，一路問去，就找到了。周瑞娘子出來認了半日，方笑說道：『劉老老呀！』忙讓坐喫茶。周瑞娘子問些閑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道：『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娘子聽了，便已猜着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卻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便笑道：『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

教你見正主兒的。我與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們這裏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理事，都是二奶奶當家了。——這二奶奶就是太太的內姪女兒；小名鳳哥的。——如今有客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天寧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走這一趟。『劉老道：『這全仗嫂子方便了。』說着，周瑞家娘子便喚小丫頭去打聽老太太屋裏擺了飯沒有。一會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太裏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周瑞娘子聽了，同着劉老老往賈璉的住宅來。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娘子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平兒聽了，便作了主意，叫周瑞娘子帶領劉老老進來，坐着等候。須臾，鳳姐回房，周瑞娘子將劉老老來歷回明。鳳姐命請。劉老老見了鳳姐，說了些閑話，又說：『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來，不爲別的，只因他爹娘在家裏連喫的也沒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裏怎麼教你的？打發你來作什麼的？』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命周瑞娘子傳了一桌客飯來，讓劉老老

在那邊屋裏去喫飯，喫完了飯，又過來給鳳姐道謝。鳳姐命平兒拿出二十兩銀子。鳳姐說道：「這銀子暫且留給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玩，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子，隨周瑞娘子出來，仍從後門去了。回到家裏狗兒及劉氏自是歡喜，大家整備過年；有了銀子，也就不愁了。

到了次年秋天，劉老老帶着板兒，又帶些棗子，倭瓜並些野菜，到榮府來看鳳姐；仍是周瑞娘子陪他進來的。見了平兒，趕忙上前問好。又見了鳳姐。鳳姐因買母叫，趕忙去了。臨去囑咐劉老老等着回來說說話兒再去。這裏周瑞娘子等陪了劉老老坐着，說些閑話。劉老老見等鳳姐不來，說：「天不早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得城，纔是饑荒呢。」周瑞娘子道：「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着，二徑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娘子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

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爲他擔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着催劉老老趕緊前去。劉老老道：「我這個樣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恤老憐貧的！想你是怯生，我和周大娘你送去。」說着，同周瑞娘子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

卻說榮國府內有一個大花園，名叫大觀園。園中樓閣亭臺，山林花草，以及村舍茅屋，荷池稻田，無不具備。所有榮府下一輩的姊妹，及一位公子名喚寶玉的，都分住在園內。當時平兒等來到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裏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

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個美人一般的丫鬟，在樣裏捶腿。鳳姐站着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前陪着笑，福了幾福，口裏說請老太太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娘子端過椅子來坐着，那板兒仍是怕生，不知問候。賈母向劉老老問長問短，又留他住了一兩天再去。那捶腿的丫鬟名喚鴛鴦，是賈母貼身服侍有體面的大丫頭，見賈母留劉老老住下，忙命老婆子帶去洗了澡，挑了兩件隨常衣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裏見過這樣場面，忙換了衣裳出來，再在賈母榻前，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都在這裏坐着，也都聽得津津有味。說了一會，大家也就散了。

次日，賈母因見園中菊花盛開，叫了寶玉等姊妹們來，商議在園中擺席賞菊。一夕無話，次日天氣清明，賈母帶領衆人來到園內，劉老老也隨了來。只見一個丫環，捧了一個大盤子，裏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檢一朵大紅的簪在鬢上；回頭笑向劉老老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

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個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說話間，已到了一處。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上下蒼苔佈滿，中間一條石子砌的路，劉老老讓出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卻走土地。衆人拉他道：『仔細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這是我們走熟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脚下果踏滑了，拍蹠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起來，自己也笑着說道：『纔說嘴，就打嘴。』賈母對劉老老道：『這是我外孫女兒林黛玉的屋子，這裏叫做瀟湘館。』說着，走出瀟湘館，只見幾個婆子手裏都捧着大食盒出來，鳳姐忙問：『早飯擺在那裏？』賈母道：『擺在那邊秋爽齋就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隨後就來。』鳳姐聽說，便同了鴛鴦等帶着端飯的人，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我們說外頭老爺們喫酒喫飯，有一個湊趣兒的，拏他取笑兒；我們今日也得一個女清客了。』鳳姐會意，兩人如此這般商議撮弄劉老老。正

商議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大家入座。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出去，悄悄囑咐了劉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劉老挨着賈母一桌，鴛鴦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道：『姑娘放去。』那劉老入了座，拏起箸來，覺沈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拏這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老。劉老見了說道：『這個叉把子，比我那裏鐵叉還沈，那裏拏的動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等到上菜之時，鳳姐特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喫個老母豬不擡頭。』自己卻鼓着嘴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大家有噴茶了的，有吐出飯的；林黛玉笑的岔了氣；寶玉笑得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的話都說不出來；侍候的媳婦丫鬟們，無一個不笑的彎腰屈背。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不笑，還只管讓劉老。劉老老拏起箸來，只覺不便，又道：『這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喫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

起來。賈母笑的眼淚都出來了，只忍不住，叫人在後捶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正誇雞蛋小巧，鳳姐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冷了就不好喫了。」劉老老便伸筷子要夾，那裏夾得起來；滿碗裏鬧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着頸子要喫，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筷子，要親自去拾，早有人拾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喫飯，都看他取笑。一時喫畢。賈母帶領衆人，各處閒逛了一會，賈母命將酒席擺在園中綴錦閣下，大家走來入席，喫了一會酒，行了一會令，劉老老又鬧出許多笑話來。一時席散，賈母因要帶着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別處逛了一會，賈母倦了，鳳姐等圍隨着歇息去了。這裏寶玉，姊妹及衆丫鬟，都要帶着劉老老逛，隨着取笑。一時來至一個牌坊底下，牌坊上嵌着「省親別墅」四個字，劉老老道：「啊呀！這裏還有大廟呢。」說着便爬下叩頭。衆人笑彎了腰。劉老老道：「笑什

麼？這牌坊上的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裏這樣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擡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麼？」衆人笑得拍手鼓掌，還要拿他取笑。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裏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

那劉老老因喫了些酒，及許多油膩飲食，又多喫了幾碗茶，不免痛瀉起來。瀉完走出，酒被風吹，只覺得頭暈眼花，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的。只得順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尋不着門。再走過去，忽見一帶竹籬，順着路走去，得了一個月洞門。跨進門內，只見迎面一帶水池，沿池順着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灣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到這裏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

不答。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甚疼。細看那女孩兒，原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卻是一色平的。點頭歎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走進門去，擡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金彩珠光，眼都看花了。找門出去，那裏有門，剛從屏後得了一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劉老老詫異，心中恍惚想道：『莫非是親家母？』因連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着你進來的？』又見他帶着滿頭花，劉老老說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的戴了一頭。』說着，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嗎？』想畢，伸手一摸，再細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得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了機括，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進

去。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床帳，他此刻帶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扭身坐在牀上，只說歇歇；不料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這牀上了。

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尋不着老老，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毛廁裏了。』因命兩個婆子去尋，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寶玉房中一個大丫頭名叫襲人說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我且去看來。』一面說着，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裏的小丫頭，已偷空玩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就聽見鼾聲如雷。忙進房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腳的仰臥在牀上；襲人一驚不小，慌忙趕上來；將她沒死沒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污了牀。』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揮。襲人恐驚動人，被寶玉曉得了，只向她搖手，不叫她說話。忙點上許多香。所喜不會嘔吐。忙悄悄的說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老老答應着

，跟了夔人出至小丫頭們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出去就說醉倒在山石子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是」，又與她兩碗茶喫，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裏一樣。」夔人微微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夔人帶了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睡着了，帶了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

次日，劉老老到賈母處告辭，帶着板兒，由角門出來，上車回去。

送孟東野序

共一百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

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

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臯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贈黎安二生序

共二頁

曾 羣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闕壯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

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

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

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

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稼說送張琥

共一頁

蘇軾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銓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

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

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

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種樹郭橐駝傳

共一頁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

橐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莠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

，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日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饗殮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遂楊少尹序

共一頁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少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昭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

余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

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

尙不同，未可知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竇從事序

共一頁

韓愈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惟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

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活葉本文選

東亞書局印行

二

與馮宿論文書

共一百

韓愈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

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人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

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

。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

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

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

愈再拜。

太息送秦少章

共一百

蘇軾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

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

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

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受憎口舌貴賤之歟！

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二年，然後出之。

送區册序

共一頁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

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壺酒旣傾，序以識別。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韓愈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

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舉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

乘間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惓惓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

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蓋賦詩以道其行乎！

桐葉封弟辨

共一頁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形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吾意不然。

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食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

克，泥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黷黷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答司馬諫議書

共一頁

王安石

某啓：

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復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

，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說

硯

共二頁

朱彝尊

端州於今爲肇慶府，山石多可製硯；惟水巖最上。

水經鬱溪東至高要縣爲大水；蓋蒼梧至是五百里，有羚羊峽以束之。峽勢將盡，其左折而北趨，有峯曰朝天巖，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自水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俛伏捫而入，積水灌其中。

凡取石，必先以瓠汲水，自內而外，若傳杯然；水既涸，熬豚膏然紙爲燈，由穴而入。中漸廣，分三涂；穿洞半里，抵巖壁。巖高三尺，上下皆剉石，不可鑿也。鑿石之工多黃岡村民。役不過四十人，坐臥偃側其內；得石自內傳之外，一如汲水法。

巖三尺，石分三品焉：上巖者，質純而黯，微紫；中巖者，質潤而凝，色漸青；下巖者，質淡而細，色近白，有眼；沈水觀之，若有蘋藻浮動其中者，是曰

青花。試以墨，若熬釜塗蠟者然，斯爲美矣。其餘紋不同：紫氣奔而迴礴，謂之火捺；聚而爲輪，謂之金錢；紫氣旣竭，白氣次之，謂之蕉葉白；凝綠若灑汁，謂之翡翠；白凝於綠，纖而長者，謂之玉帶，黃氣互其上，若虹，謂之黃龍；若縷，謂之金線；點墨癥相比，謂之雀斑；丹若粟者，謂之朱砂；斑剝蝕如蟲嚙，謂之蟲蛀；旁色赭者，謂之鯉血邊。其爲眼不同：有鸚鵡眼，有鴉眼，有象眼。黃謂之鴉，碧謂之鸚鵡；眼不貴黃也。員者爲鸚鵡，爲鴉，長者爲象；眼不貴長也。或二五其暈，或七九其暈，暈有奇而無偶者也。辨水巖者，必於是驗之，思過半矣。

朝天巖在水巖之南，產石易與水巖混；亦有蟲蛀，有玉帶，有金線；若翡翠似矣，恨微黃，黃龍，似矣，恨燥；蕉葉白，火捺，似矣，恨橫胡；硃砂斑，似矣，恨大；眠其眼，四旁若潰，睛翳不明，此淚眼也；形禮略備，光采全無，此死眼也。自此而外，則屏風山背有石，西坑有石，北嶺看石，大抵拒墨者多。向日視之，見有若繁星者，有若金銀氣者；其理蠱，其質燥，其聲堅響；其色深

紫或如豬肝，或如黛綠，或如敗錦，或間道如松木紋：皆石之下者也。

宣德巖在屏風山半，開自宣德年，品在朝天巖之上。山多虎患，故歲久無采者。要之，得水巖而諸山之石可廢矣，得青花兼鸚鵡眼者而諸品又可廢矣。典水梅花坑去端溪四十里，在三水縣境，產石亦有鸚鵡眼，方之水巖無異也；然徑尺之石，眼或多至百數，光滑而易裂。不知硯者，惟眼是求，挾之以爲希世之寶，特宋人之燕石耳。

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購水巖石百餘，久盡散去。海鹽周生從予學詩，以端石硯爲贄，乃追憶舊日所得，爲說示之，俾審所播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縉，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

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更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婦女解放論的原理

共四頁

荻原朔太郎著
默之譯

何謂『新婦女』（解放的女性？）據尼采說，她們和無政府主義者一樣，是因了對於幸運者——美麗的可愛的溫柔的女性，有可使一切男子愛好的資格的同性的人們——的嫉妒，燃着永遠的仇恨而絕叫着『平等的幸福』的一族。

『我們新女子，』她們說。『決不可作男性的玩物，我們已把那由男性的壓迫而成的一切女德加以廢棄，由這拘執解放出來了。我們和男子一樣，有人格的獨立。我們的同性，應該把那用美和愛嬌交換來的男子的玩弄的愛，加以拒絕。』但男子如果離開了柔美的曲線，美的貌，婉淑的性情，快活，綽約等一切『女性的魅力，』對於女子怎能發生性的愛呢？人是一種本能的動物，性的關係是必然的電氣學的法則。只要男子是真正的男子——不是中性的男子——就必然地要求在一切的點上都與其自身正反對的陰極的『像女子的女子。』女子亦然。如果

是真正的女子，就會愛在一切的點上都相反的典型的男子吧。有這自然的妙合，男女之道因以對立，從反對中得着融和。

可是，新婦女們卻反對這性的自然法則，她們拒絕男女關係中的一切根基於性的傾向的愛的自然要求。直言之，她們的意思不啻這樣：『愛應該是精神的，男性與女性只該作爲純粹的友人，用精神的愛來給合。男性的愛苟混入着性的要素，我們就該連他們一切的愛都加以拒絕。因爲性的自然本能，在男子必要求那和其自身正反極的東西——即「女德」的。而我們新婦女卻非從那像女子的「女德」力謀解放不可。』實際，我們常聽到蓬頭醜面的不幸的婦女們在蒼白了臉作這樣歇斯忒利的狂叫。她們想背逆天地的方則，從人間社會抹煞性的存在。她們如果要對於她們所咒詛的社會行久遠的復讎，恐怕這就是唯一手段了吧。

但她們的思想，在下面的一點上，全有着正當的主張就是說：『爲甚麼我們只能被認爲女子？我們在被認爲女子以前，先該要求被認爲人。』這思想的正與不正，當從『人』字的解釋來判斷。凡是人，非男即女；不男不女，於性無所屬

的人，只是言語上的概念而已，究竟無從懸想。故她們的主張，如果說得大膽一些，意義是這樣：『我們不甘被先入為主地認為女子，我們要求和男子同等的待遇。』不錯，這要求很有正當理由，值得同情。因為在現今一般的常識上，對於男女的性的區別，很有着錯誤與不合理的。

據衛寧格爾所說，男女的科學的性的區別，決不僅在外貌和生殖器的外部形態。實際的男女區別，很是複雜，潛伏於性格內部的傾向氣質等微妙的內奧的實質中。（試看，世間實際有多少的『像女子的男子』和『像男子的女子』啊。）可是世俗的常識，關於男女的真正的區別，毫沒有嚴密合理的批評，祇依據了肉體的外觀，作皮相的習俗的區別。例如，我們只因了有着某種表象的緣故，一生下來，就被認定為『男，』被稱作男子，被當作男子加以教育，而且還被強施着當兵的義務哩。

我們如果真是本質的男子，性格上都完全男性，這樣的境遇，不消說是適切的吧。倘我們是女性的性格者，是不能忍耐軍事訓練的柔和者，那我們就不適於

一切的環境，生在世無端要被斥爲『不是丈夫，』受那毫無理由的排斥與輕蔑了。其實，我們的境遇并不是自己選來的，我們自己原並不要想編入男性的隊伍裏。和這同樣的不幸，如果從女子方面加以考察，其殘酷當更厲害吧。

假定這裏有一個人，其性格全是男性的，幾毫沒有女性的成分，只因了肉體的某部分有着女性的外觀的特色，生下來就被認爲女子，強施以一切女子的教養，責備她具有女子的行爲與情操，社會方面亦強制地硬責其爲女子：這不消說是一種不自然的，殘酷的，荒謬絕倫的事吧。可是，我們的社會卻毫不客氣地把這種野蠻殘酷的事實行着！就實際就，今日多數的女子已有一種必然的氣質傾向，具男性同樣的性格，思作男性同等的行爲了，而習慣卻一味地加以壓制，把她們強束縛在女子的服裝裏！

何謂自由？人所願欲的就是自由，所不願欲的就是不自由。如果女子是典型的女子，真是電氣的陰極，那末那種緊束的女子服裝——從順，隸屬，婉柔以及其他一切被規定的女性的美德——自她們自然性格上看來，也許是一種願欲的事

，是一種自由吧。可是，在處於反極的富於男性的女子，最沒有比這更殘酷更不自由的束縛了。現在，她們已向這壓制叛逆，大聲地叫着：『給我們自由！解放婦女！』其呼號的本旨，就在把她們從女性的概念解放出來，使得和男子同樣地自由闊步。

女性解放論的真正的根據，實就在這一點。從近代思潮中的女性的顯著的男性化看來，她們當然要發生這樣的叫喊的。凡是『新婦女』，『都是學者所謂變性女子，但像『戀性女子』的不快矛盾而且怪異猥褻的名詞，我們避而不用吧。老實說，今日的問題，就處於構成這矛盾言辭的錯誤認識上。真如衛寧格爾所說，男女的性別，不應僅依據外觀局部器官的表象，真正的本質的性別，全潛存在氣質與性格的奧底裏。不統盤地加以鑒定，不能為精確合理的性的區別。故婦女解放論的第一原理，畢竟在關於這點的抗議與解婦上。『新婦女』的一切的呼號，都只是為要想把她們從這錯誤的女性概念解放出來而已。『女性為甚麼非像女性不可？』她們所動輒提出的這樣奇怪矛盾的非論理的抗議，也要因了這，才可辯

證，才能瞭解其真正的意味。

說雖如此，世間的『新婦女』與婦女解放論者，卻一味爲女性的浮囂與歇斯忒利的興奮所驅，漫然沉溺在那對於自己的論據矛盾的無益的感情論裏，失卻了理性的健康，用了鹽與冰來使他們頭腦冷靜的時期，不久就會到來了。在那時期，較冷靜的理性會以斷然的態度反擊一切詭辯的婦女主義(Feminism)，使他們思想的大前提回復到真正的認識吧。世間的所謂新婦女說，『我們女性。』但在將來的新時代，真正覺醒的論者會這樣說吧：『不，我們不是女性。我們的士張，在對於那由把我們當作女性而形成的概念所產生的謬誤與無智，要求改正。快把我們從因襲的女性概念解放出來。』

『女子須像個女子，』這話就是說：女子須是典型的女子，具女子的規範。這要求由男子提出，不消說豫想着爲男子者也，是規範的男性的。我們在過去的社會，確知過曾有過這樣典型的男子。他們常身臨戰場，以勇武與俠氣爲生命，在一切的點上都足爲真正的男性的典型。放在當時的武士道的社會中，一方對於

男子要求着所謂『丈夫氣』的剛勇之德，一方對於女子要求着『像女子』的柔和之德。在全世界的歷史中，最提創女子的淑德，最推崇女子的從順，貞操，溫柔，優美，謹慎的，是由戰國到封建的中世紀。這時的男性皆豪放勇猛，有着野獸似的獍猛性。這樣規範的男性，在性的自然上所要求的是典型的女性，於是遂努力於『像女子』的女子教育。至於今日，男性自身的性格已經變了。近代商業資本主義的發達，使過去的武士道社會消失，封建的制度風習破除，同時也使男子的社會的地位更變，把我們弄成柔和的女性的性格者了。在近代平和的工商業社會，像從來的豪放勇猛的男性的性格，唯有日趨消失的一途。我們這時代的男性，隨文明而日軟化，漸次消滅其男性的典型，傾向於中性化，在今日，古來的典型的女性——像女子的女子，已不被男子社會所歡迎了。女性化了的我們男子，與其愛那由舊式教育所養成的典型的女子，寧愛那反對的具有男性要素的社會的活動的女子了。

因了近代文化的這顯著的婦女主義的潮流，女子教育的根本遂變。今日新時

代的人們，已不認女子教育的課目中，該再列入武士道時代的貞淑，女大學式的謹飭的了。都認該教育女子使之更活潑，更富於理知。如果在今日還對於女子要求其『像女子』，就未免違背時代教育的本旨，流於落伍。我們時代的女性，與其使之成純粹的女性的典型，倒不如使之成爲中性，多少具有男性的性格。因爲今日男子所愛的，是能牽動性感的近代的女子，（近代女性的這變化，即在她們男性化的服裝上，也明白地可以看出。）

現在試站在這新事實的背後來考察婦女解放論者。老實說，那些所謂『新婦女』與婦女解放論者的一羣，在今日已屬於過去的人物了。他們只是在十九世紀之初，把新興的資本主義文化的時代之聲，來暗示地代辯的人而已。并且，這樣的思想的動機，不出於他們爲自得，只是把當時中性化的男子（即新男子）所暗示的思想，加以代辯而已。和他們爲敵的，是當時尚有殘餘勢力的典型的男性的男子（即舊男子）和大衆所持的封建的女子教育思想。至於今日，一般的女子已從這種教育解放出來了。她們已得了自由了。但須注意，自由並非由女子奪回，是作此要求的男性社會必然地給與她們，誘導她們的。試看，今日有多少男子——不是女子自己——爲欲解放女子而努力於教育啊！

送高閑上人序

共二頁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糜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務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

：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萎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智取生辰綱

共八頁

施耐庵

却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可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了事的送去。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指着階下道：「你常說這個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走走一遭？不致失誤。」梁中書看階下那人時，却是青面獸楊志。梁中書躊躇，便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冇擡舉你處。」楊志叉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梁中書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

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實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支詞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如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蓋山，黃泥岡，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著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一萬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梁中書道，「你這般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

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却裝做腳夫挑着；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才好。

『梁中書道：『你甚說得是。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腳，一面選揀軍人。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伺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是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孀公謝都管，并兩個虞侯，和你一同去。』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說道：『禮物都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得？』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衆人，都繇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並虞侯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孀公，倘或路上與小人撇拗起來，楊志如何敢與他爭執得？若誤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梁中書道：『這個也容易，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

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疏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真個有見識！」隨即喚老謝都管并兩個虞侯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收。這千條都在他身上。你二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往，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撇拗。夫人處分付的勾當，你二人自理會。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個虞侯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腳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個虞侯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籐條。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喫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侯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

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楊志一心要取六月十

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趲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路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楊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個廂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個稍輕，天氣熱了不得，見着林子便要去歇息。楊志趕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籐條便打，逼趕要行。兩個虞侯雖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便嗔道：「你兩個好不晚事！這干係須是俺的。你們不替灑家打這夫子，却在背後也慢慢地挨，這路上不是要處！」那虞侯道：「不是我兩個要慢走，其實熱了行不動；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今恁地正熱裏要行，正是好夕不均匀！」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却似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尷尬去處。若不日裏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個虞侯口裏不道，肚中尋思：「這廝不直得便罵人！」

楊志提了朴刀，拿着籐條，自去趕那擔子。兩個虞侯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兩個虞侯告訴道：「楊家那廝，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直這般會做大！」老都管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撒拗，』因此我不做聲。」

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耐他。』兩個虞侯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己做個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個客店裏歇了。那十個廂禁軍，兩汗通流，都歎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着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大籐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恨，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那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恨。』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起來，都要乘涼起身去。楊志跳起來喝道：『那裏去！且睡了，却理會。』諸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裏熟時走不得，却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麼？』掣了籐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吃了飯，走；一路上趕打着，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裏喃喃地怨恨；兩個虞侯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他。

話休絮繁。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個人沒一個不怨恨楊志。當日客店裏

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吃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却監着那十一個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被楊志拿着籐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四下裏無半點雲彩，其實那熱不可當。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脚疼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不曬殺人！』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却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這裏是甚麼去處，你們却在這裏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剝做我七八段，也去不得了！』楊志拿起籐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睡倒。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個虞侯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下喘氣，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

處，地名叫做黃泥岡。閒常太平時節，白日裏兀自出來耍人；休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裏停腳？」兩個虞侯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老都管道：「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略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裏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楊志拿着籐條喝道：「一個不走的，吃俺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個分說道：「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你好不知痛癢！只顧逞辯！」楊志道：「這畜生嘔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籐條劈臉又打去。老都管喝道：「楊提轄且住！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嬾公時，門下軍官見了無千萬萬，都向着我啣啣連聲。不是我口淺，量你是個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憐，擡舉你做個提轄，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莊一個老的，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道：「都

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裏，那裏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曾去來，不曾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剗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楊志却待要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裏影著一個人，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籐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你這厮好大膽！怎敢看俺的行貨！」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六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裏乘涼；一個鬢邊老大一搭硃砂記，拿着一條朴刀。見楊志趕入來，七個人齊叫一聲「阿也！」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棘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裏經過。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

「頭自說道，我」七個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貨，只顧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却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個人道：「客官請幾個棗子了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坐着道：「既有賊，我們去休。」楊志說道：「我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別了臉對衆軍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裏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裏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

「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什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裏去？』那漢子道：『挑出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喫？也解暑氣。』正在那裏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灑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膽！』衆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干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得甚麼！到來只顧喫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不賣與你喫。却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熱了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喫，我又不曾賣與他，這個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七個客人說道：『呸！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

聲，也不打緊。我們正想酒來解渴，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喫。』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會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不緊？看你不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又沒碗瓢勺喫。』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不緊？我們自有柳瓢在這裏。』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柳瓢來，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著舀那酒喫，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喫盡了。七個客人道，『正不會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喫。』那漢道：『饒不得！做定的價錢！』一個客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喫。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出來，手裏拿一個瓢，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往，望桶裏一傾

，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裏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哩！」那對過衆軍漢見了，心內癢起來，都待要喫，數中一個看着老都管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喫，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老爺方便。」老都管見衆軍所說，自心裏也要喫得些，竟來對湯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喫，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喫些避暑氣。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喫。」湯志尋思道：「俺在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喫了，那桶酒當面也見喫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喫罷。」湯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喫了便起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身。」喫，那買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衆軍陪着笑說道：「大哥，值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不賣了！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你這個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真，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須不關他家人之事，胡亂買與他衆人喫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

做甚麼？」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喫。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旨喫，陪個小心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喫一瓢，楊提轄喫一瓢。楊志那裏肯喫。老都管自先喫一瓢，兩個虞侯各喫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喫盡了。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自本不喫：一者天氣甚熱，一個乃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喫了一半，棗子分幾個喫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喫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了你衆人半貫錢罷。」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旁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個入頭重腳輕，一個個面面厮覷，都軟倒了。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

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掙扎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

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却纔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却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喫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叫人死心塌地。次後吳用出松林裏取出藥來，抖在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喫，把瓢去兜時，藥已攬在酒裏，假意兜半瓢喫，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裏——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

活葉本文選

東亞書局印行

一六

(節水澍)

新生活

共二頁

胡適

那樣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

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句話，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

你聽了，必定又要問我，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麼樣子的生活呢？

我且先說一兩件實在的事情做個樣子；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前天你沒有事做，閑得不耐煩了；你跑到街上，一個小酒店裏，打了四兩『白干』；喝完了，又要四兩，再添上四兩。喝得大醉了，同張大哥吵了一回嘴，幾乎打起架來。後來李四哥走來把你拉開，你氣忿忿的又要四兩『白干』；喝得人不知，幸虧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昨兒早上，你酒醒了，大嫂子把前天的事告訴你，你懊悔得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兒爲什麼要喝那麼多酒呢？可不是糊塗麼？』

你趕上張大哥家去，作了許多揖，賠了許多不是，自己怪自己糊塗，請張大哥大量包涵。正說時，李四哥也來了，王三哥也來了。他們三缺一，要你陪他們打牌。你坐下來，打了十二圈牌，輸了一百多吊錢。你回到家來，大嫂子怪你不該賭博，你懊悔得很，自己怪自己道：「是呵，我爲什麼要陪他們打牌呢？可不是糊塗嗎？」

諸位！像這樣子的生活，叫做糊塗生活；糊塗生活便是沒有意思的生活。你做完了這種生活，回頭一想，我爲什麼要這樣幹呢？你自己也回不出究竟爲什麼。

諸位！凡是自己說不出「爲什麼這樣做」的事，都是沒有意思的生活。

反過來說，凡是自己能說得出「爲什麼這樣做」的事，都可以說是有意思的生活。

生活的「爲什麼」就是生活的意思。

人同畜生的分別，就在這個「爲什麼」上。你到萬牲園裏去看那白熊，一天

到晚擺來擺去不肯歇。那就是沒有意思的生活。我們做了人，應該不要學那些畜生的生活。畜生的生活只是糊塗，只有胡混，只是不曉得自己爲什麼如此做。一個人做的事，應該件件事回得出一個『爲什麼。』

我爲什麼要幹這個？爲什麼不幹那個？能回答得出，方才算是一個人的生活。

我們希望中國人都能做這種有意思的生活。其實這種新生活並不難，只消時時刻刻問自己爲什麼這樣做，爲什麼不這樣做，就是我所說的新生活了。

諸位！千萬不要說『爲什麼』這三個字是很容易的小事。你打今天起，每做一件事，便問一個爲什麼：爲什麼不把辮子剪了？爲什麼不把大姑娘的小腳放了？爲什麼大嫂子臉上搽那麼多的脂粉？爲什麼出棺材要用那麼多叫化子？爲什麼娶媳婦也用那麼多叫化子？爲什麼罵人要罵他的爸媽？爲什麼這個？爲什麼那個？——你試辦一兩天，你就覺得這三個字的趣味真是無窮無盡，這三個字的功用也無窮無盡。

活葉本文選

東亞書局印行

諸位！我們恭恭敬敬的請你來試試這種新生活。

勞工神聖

共一頁

蔡元培

諸君！此次世界大戰爭，協約國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我昨日曾經說過，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麼人？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啊！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

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執袴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乾脩的顧問，謬

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

偉人訥耳遜軼事

共一頁

梁啟超

人苟無名譽心則已，苟有名譽心，則雖有千百難事，橫於前途，以遮斷其進路，而鼓其勇氣，終必能排除之。英之偉人訥耳遜者，五洲所共聞也。幼時，與兄同在一學校，當冬季休假終而歸校之時，與兄并轡適校，途中風雪大作，寒徹骨不可支。其兄乃約訥耳遜同歸家，見其父，父曰：「歸校與否，吾聽汝等之自由。雖然，凡發念欲做一事，必做成之而後已，此大丈夫之舉動，而榮譽之事也。半途而廢，面目掃地之事也。汝等試兩者比較而擇所從！」訥耳遜聞言，即從兄更上歸校之途。兄猶有難色。訥耳遜厲聲曰：「阿兄忘榮譽之一言乎？」卒相俱以去。嗚呼！訥公其後造赫赫之偉業，轟風雲於大地，雖有器量膽略，超軼尋常，抑豈不以此名譽心旁薄而宣洩矣乎？

飲冰子曰：「訥耳遜者何人乎？其人棲息於海上者三十五年。中間經大小百

二十四回之戰鬪，而赫然爲世界歷史之一大人物者也。當十八世紀之末，以威如雷震，猛如虎豹之拿坡崙，蹂躪馬蹄於歐洲全土，各國之帝王將相，膝行莫敢仰視之時，而有鬼神之算，鐵石之膽，電光之手腕，訥耳遜其人者，率英國艦隊，屢次死戰於海上，卒勦滅法國及其同盟國之海軍，使不能再立，而地中海之海上權，遂全歸英國之手，至歐洲有井水飲處，莫不知其名焉，嗚呼！榮矣！人人知其榮，而抑知其犯險冒難，遇敗受挫，百折不回，萬死一生，而以易之者乎？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或直行，或曲行，或顯流：遇有山陵之障，則繞而遮之，遇有沙石之阻，則挾而赴之，要之，必奔流到海而後已！任事者，可以鑒矣

！」

陳軫爲齊說昭陽

共一百

國策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

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功。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

曰：「惟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地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

「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

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蟻戰

共一頁

薛福成

階前兩蟻穴、東西相望。天將雨，蟻背穴而鬪。西蟻數贏什五，東蟻敗；乘勝躡之，將傳壘矣。東蟻紛奔告急，遽出穴如潮涌，濟師可三倍，逆諸礎下。相齟者，相禽者，勝相嗾者，敗相救者，相持僵斃不動者，杳然眩目。西蟻伏尸滿階，且戰且卻。又有蟻自穴中出，嚮東蟻若偶語者，蓋求和也。東蟻稍稍引退，西蟻分道收其屍。明日視之，則西蟻徒穴益西，無敢東首者矣。

夫蟻智相若，力相等。兩陣交鋒，數多者勝；蟻似能用其衆者。然倏忽之間而勝負異焉，則一勝烏足恃哉？

吳士

孝方儒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喜談兵。談，必推孫吳。

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士謂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于姑蘇；粟帛，莫富于姑蘇；兵甲，莫利于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鬪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于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

士嘗游錢塘，與無賴儒人交，遂募兵于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數十人，月糜粟萬計。日相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

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永某氏之鼠

共一頁

柳宗元

永有某氏者，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值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禁童僕弗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

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櫛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嚙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惡之，乃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羅捕之，殺鼠如丘。

臨江之麋

柳宗元

臨江之人，敗，得麋麕，攜歸畜之。

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撻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弗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亦如人意。麋稍大，忌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

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許孝子傳

共一頁

吳敏樹

許孝子，巴陵人，縣之學生，名伯泰，康熙間人也。歲大疫，伯泰之父聖，行客長沙而病。伯泰馳侍疾，父病已，而聞母在家病急。時官有施藥者，其藥良，急求得之。犯風下湘，溺死洞庭中。其夕，母見伯泰來，飲已以藥；頃而汗出，病大蘇，呼伯泰。家人告未至。始言夢。已，乃知伯泰死也。

吳敏樹曰：『孝子之爲孝也，豈不悲哉！方其犯風泛舟，意急歸，誠不知擇，乃溺以死，魂魄猶切切以母病爲急，何其孝也？世之人子，或父母病篤，漠然若無有，而許君獨至於此耶？夫死而猶孝，而孝安窮耶？夫許君之孝，不得生盡其孝，而以死，而不可悲耶？』

黔之驢

柳宗元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故之山下。

虎見之，虤然大物也，以有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

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敢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乃跳踉大囅，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周亞夫軍細柳

共一頁

節史記周勃世家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旣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

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杜陵叟

白居易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勝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四愁詩

并序 共一頁

張衡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出爲河間相。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霧爲小人，思以道術爲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王臣作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

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脚蹠，何爲懷憂心煩紆？」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爲學

共一頁

彭淑端

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爲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

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且且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棄而不用，其昏與庸，無以異也。然則昏庸聽敏之用，豈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自立者也。

習慣說

劉蓉

蓉少時，讀書養晦堂之西偏一室。俛而讀，仰而思；思而弗得，輒起，繞室以旋。室有窪徑尺，浸淫日廣。每履之，足若躓焉；既久而遂安之。

一日，父來室中，顧而笑曰：「一室之不洽，何以天下國家爲？」命童子取土平之。後蓉復履其地，蹶然以驚，如土忽隆起者；俯視地，坦然則既平矣。已而復然於又久而後安之。

噫！習之中人甚矣哉！足利平地，不與窪適也；及其久而窪者若平；至使久而即乎其故，則反窒焉而不寧。故君子之學貴慎始。

誠兄子嚴敦書

共一頁

馬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纆，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活葉本文選

現代書局印行

蜃 說

共一百

林景熙

嘗讀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之信。庚寅季春，余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怪事，曰：『海中忽涌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觀之，以爲甚異。』余駭而出。

會穎川主人走使邀余；既至，相攜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蠱如奇峯，聯如疊巘，列如擘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歛中，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嵯峨，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輪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旂之旆，甕盎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

記承天寺夜遊

蘇軾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步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睡，相與步於中庭。

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記潭柘寺

共一頁

林紆

潭柘之岫雲寺卽晉之嘉福寺，唐曰龍泉寺，金皇統間爲大萬壽寺，明正統間仍爲嘉福寺，康熙時始賜今名。

寺稍壯麗，細泉兩道，循石槽外趨，日夜咸有聲。老松十數，盤盤鬱不及戒壇，然亦數百年物也。開窗見馬鞍山，葱翠接於臥榻。戒壇之山枯瘠，而土石相負；潭柘得水，草木華滋，一望純綠，寺後泉脈西來，漚澗爭石罅而出，細路宛曲，通龍潭，潭水儲於小池，雜樹互陰。無人聲，隱隱聞鷄鳴，乃不知是何村也！佛殿陳元妙嚴公主拜壇，雙趺隱然，幾透壇背。龕供二小蛇，曰「大青，小青」，僧指爲龍王。浮屠之謬妄，固不可以人理喻。迨夜風水激蕩，雜以松籟，如臥風濤之中矣。

同遊者，閩縣陳荔裳永鑫；溫陵陳芷汀之遴

觀魚

梅曾亮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縻之。網之緣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

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爲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初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共一頁

薛福成

英倫四面環海水，氣和而得中，無嚴寒，亦無盛暑。然邦人士之貴富者咸以避暑遠徙，一歲中恒四三月；而避暑必在新涼之後。當夫秋高日晶，天宇澄曠，去邑適野，舍業以遊；西人名之曰『換氣』。蓋都會之中，人民稠密。居之久，則氣濁，神昏，而百病生；必易一地以節宣之，則氣清，體健，而百病卻。此於養生要術，研之頗精，意不專在避暑也。其避寒之用亦然。

癸巳七月之杪，余從西俗，避暑白雷登海口。海口爲巨紳豪商必至之地；以海氣養人軀體，尤善於郊坰清氣也。白雷登在倫敦西南三百餘里，乘火車約熟五斗米頃即至。邦人士營此勝區，罔惜財力，歲異月新。有穹林以翳炎陽；有幽園以栽名花；有陡人海中之新舊二堤，以待遊者涵濡海氣；岸高，則有升車以省紆繞；波平，則有小舟以恣蕩漾。海岸上，中，下，三層，俱羅花木，可步，可坐，可

納涼焉。余初來此，神氣灑然，如鳥脫樊籠而翔雲霄之表。所居高樓，俯瞰海濱。夜臥人靜，洪濤訇阇，震耳盪胸，滌我塵慮。少焉風止，日出，波瀾不驚。西望遼東，想像亞美利加大洲，如在雲煙杳靄中，未嘗不覺宇宙之奇寬也。

於是攜侶扶筇，任意所之。見有駛電氣車者，夷然登之，風馳雲邁，一瞬千步。製造之功逾於火輪。數十年後，其將行之我中國乎？俄而下車，步往是堤；聽西人奏樂；披襟以當海風；或遙睇水滸，而羨鷗鳥之忘機；或旁盼釣徒，而憫衆魚之貪餌。於斯之際，蠲煩，滌囂，心曠，神怡，竊謂世間所謂神仙者之樂，不是過也。

暑移意倦，浩歌以歸。歸而依枕高臥，亦得佳趣；夢中如遊邃古之世。既覺，偶睨窗外，海景奇麗，皜耀萬里；恍睹金碧世界；蓋日將西匿，倒影入海也。其諸所訪名蹟尙多不盡記。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三日。

巴力門逸話

共三頁

梁啟超

巴力門 (Parliament) 許多瑣碎的習慣，就外國人眼光看來，覺得不可解，其實處處都可以看得出英國人的特別性格。他那議長戴着斑白的假頭髮，披着鈍黑的大袈裟；那秘書服裝，也是一樣，像戲台上扮的什麼腳色。議長的名號，不叫做『伯里璽天德』 (President)，不叫做『赤亞門』 (Chairman)；却叫做『士璧架』 (Speaker)，翻譯起來，說是『說話人』的意味。因為從前國王向議會要錢，總是找他說話，得了這個名，至今不改。最奇怪的，下院議員七百零七名，議席却只有五百九十六號；若是全體都出席，便有一百一十一人沒有坐處。這種不合情理的過節，改正他並非甚難，英國人却不管，還是那老樣子。我中英兩國，向來都以保守著名；但我們中國人所保守的，和英國正相反。中國人最喜歡換招牌，抄幾條憲法，便算立憲，改一個年號，便算共和，至於政治社會的內容，連骨

帶肉，都是前清那個舊軀殼。英國人內部是不斷的新陳代謝，實際上時時刻刻在那裏革命；却是那古香古色的老招牌，抵死也不肯換。時髦算時髦極了，頑固也頑固極了。

巴力門裏頭最神聖的是『阿達』（Order）這個字，（原意訓秩序，此處含義稍廣，泛指規則。）議員言動，有些子違犯規則，『阿達』『阿達』的聲浪，便四座怒鳴。若從議長口說出『阿達』這個字來，無論議場若何喧嘩，立刻就變肅靜。他們的『阿達』，却從沒有第幾條第幾項的寫在紙上。問他有多少『阿達』？『阿達』的來歷如何？沒有人能數回答。試舉他幾個例：從前有位新到院的議員，初次演說，開口就說了一聲『諸君』，便到處叫起『阿達』來了。因為他們的『阿達』，凡有演說，都是對議長說話，不是對議員說話，所以頭一句只能說『士璧架』，不能說『諸君』。因此之故，若是有人正在演說時，你若向他前面走過，便犯了『阿達』，因為把他聲浪隔斷，怕『士璧架先生』聽不真了。

『阿達』中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的絲織高頭帽。他們穿什麼衣服，是絕對

自由；惟有這項高頭帽，非戴不可。爲這項帽子，那老政治家格蘭斯頓，就鬧了兩回笑話。原來他們的『阿達』，每到議案採決時，先行搖鈴，隔兩分鐘搖一次；三次後會員都要齊集廊下，分立左右，以定可否。格翁正在洗澡，（院內有浴室）鈴響起來，換衣服，萬趕不及；只得身披浴衣，頭戴高帽，飛奔出來。惹得哄堂大笑。

他們的『阿達』，尋常演說，是光着頭的，惟有當採決鈴聲已響，臨時提出動議，那提出人必要戴高帽演說。有一回格翁又鬧亂子了。他提出這種動議，却忘記戴帽，忽然前後左右都叫起『阿達』來。他找他的帽子，又找不着；急急忙忙把旁邊的戴上。格翁是個有名的大腦袋，那高帽便像大冬瓜上頭放着個漱口盂，又是一場哄堂大笑。

還有好笑的，那戲裝打扮的議長，這高頭帽也要預備。要來什麼用呢？原來巴力門採決的法定人數要四十名，剛缺一名不足時，議長就來湊數。六分鐘搖鈴三次。每次鈴響後，議長點數目。一，二，三，點到第四十，他就把高帽戴在假

頭髮上，高呼「四斗」。你想這種情形，不是真有點像唱戲嗎？

他們又有一個「阿達」，每次散會，總是議員動議，議長宣告。有一天議員個個都忘了動議，竟自鳥獸散了。弄得議長一個人在那神龕裏（議長席）坐到三更。幸虧一個院內守夜的走過，問起來由，纔到處找得一位議員進來，正式動議，議長然後正式宣告散會。你說好笑不好笑呢？

噢！諸君莫笑。這種瑣瑣碎碎的情節，就是英國人法治精神的好標本。「英國國旗永遠看不見日落」，都是從這「阿達神聖」的觀念贏得來哩。我方纔說，英國人愛政治活動，就像愛打球，同是一種團體競技的頑意兒，須知他們打球也是最講規則的，不尊重規則，就再沒有人肯和你頑了。就算中國人打牌，也有他種種規則，若打輸了就推翻桌子，這成話嗎？我們辦了幾年共和政治，演的都是翻棹子把戲。這却從何說起？他們不制定一種法律便罷；一經制定，便神聖不可侵犯；非經一定程序改廢之後，是有絕對效力，無論何人都要服從。所以他們對於立法事業，絲毫不肯放過，人民有了立法權，就算有了自由，都是爲此。若是

法律定了不算賬，白紙上灑些黑墨來哄人，方便自己的要他，不方便的就隨時抹殺，那麼何必要這些法律？就有了立法權，又中何用呢？講到這一點，那些半野蠻未開化的軍閥不足責了。就是我們高談憲政的一派人，也不能不分担責任。因為他們藹法的舉動，我們雖然不是共犯，但一時爲意氣所蔽，竟有點不以爲非了。就只一點，便是對國民負了莫大罪惡。我如今覺悟過來了，所以要趁個機會，向國民痛徹懺悔一番；並要勸我們朋友輩，從此洗心革面，自己先要把法治精神培養好了，纔配談政治哩。一面還要奉勸那高談護法的一派人，也注意這種精神修養。若是拿護法做個招牌，骨子裏面，還是方便自己的法律就要他，不方便的隨時抹殺，那罪惡豈不是越發深重嗎？總之，我自從這回到了歐洲，才覺得中國人法律神聖的觀念，連根芽都還沒有。既沒有這種觀念，自然沒有組織能力。豈但政治一場糊塗，即社會事業，亦何從辦起？唉！我國民快點自覺啊！快點自覺啊！

活葉本文選

東亞書局印行

六

奉化人的海閩生活

共一百

吳載盛

奉化縣屬忠義松林兩鄉，沿海居民在海邊築長堤成個範圍，叫『塘』。塘角裝有水出入處，叫『墘門』。潮漲時，魚類隨着潮水入塘；潮退，水向墘門流出，並不流乾，魚類却留在塘裏頭。漁民放水捕魚，叫『放塘』。蝦，魚，蟹，蟹，無所不有。漁民羣集搜捉，拖水帶泥，面目都污了，而嬉笑聲往往聞數里以外。所捕的，叫『放塘魚』。漁民向鄰近街市上銷賣，賣剩的就供全家一飽。

有種漁民，把十二根大竹竿拚作一塊，叫『竹排』；約兩丈五尺長，浮在水面，能抵得兩千斤的壓力。潮漲時，漁民用竹排坐着，浮於近海，散絲網捕魚；潮快乾時，就回來了。

潮乾後，有種灰黑小魚，狀類泥鰍，普通叫他『彈塗』，見了人，立刻就躲入泥塗裏。漁民趁潮水未漲，用着八寸長的竹筒，把有底的一端向下插入泥塗，

等潮水退去，把漁筒拿出，彈塗就在裏面。這和捕『放塘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作用。漁民收放竹筒時，用着三尺長一尺闊的小船，叫『泥船』，或『彈塗船』。把一膝抵住，一脚向泥塗上一撐，那船就很快的前進；比較人步伐涉，自然是時光經濟多哩。

有種紅鉗小蟹，趁着潮乾，來到泥塗上兜風逛逛，見人就跑避。漁民捉蟹，有個妙技；用根小竿，一端縛着麻線，象釣魚一樣，不過線端繫着是隻八枚曲鈎子的小鐵鈹兒。捉蟹的，站在堤上，用着這傢伙把紅鉗蟹一隻一隻鉤上來，盛於竹蘿內——漁民懸在腰邊，——沒多工夫，蘿就盛滿了。這種小技，是從小練習而成的。他們老捉蟹的，手段更神妙了；只顧在堤上走着，手把竹竿一上一下，我們遠看，不明白他們幹什麼；其實一舉手的代價，至少有隻紅鉗蟹咧。一潮汛的時間，能夠捉五十斤蟹；漁民擔回來，用石杵搗碎，加上鹽，叫『紅鉗蟹醬』，發賣各處。這原是辛苦小本經營，所以他們常說：『可憐相，賣蟹醬！』

沙 葬

共二頁

法國器俄原著
奎章譯

勃爾登省底海岸邊，有個人——旅行的，或是捕魚的人，——乘潮落的時候，在離岸很遠的沙灘上走。但他走了幾分鐘，忽然覺得有些不便當。腳底下的海灘，好似膠水一般；鞋底粘着的沙，也簡直和漿糊一般。沙灘十分乾燥；但是人走在上面，等到腳一提起，所印的腳跡，却已被水裝滿了。只見一片冷僻的平平的海灘，也分不出那塊沙土是堅實的，那一塊是不堅的。一簇海蟲，在旅客底腳邊飛舞着。旅客向前走去，想走近岸邊。他只覺得有些不妥當。好像他腳下重量一步加重一步了。忽然地陷了下去，有二三寸深。他一想這不是一條可走的路，便立定了，想辨一辨方向。低下頭去看他底腳，已經看不見了，沒在沙中了。他把腳拔出，想旋轉身子向原路上走去；但陷得更深，沙到脛上了。想極力掙扎出險，才向左邊一竄，沙反擁到小腿，向右邊一跳，沙齊了膝。於是他面上現出說不

出的恐怕，知道自己陷在鬆沙中。他走的，便是人不能走的，魚也不能游的，可怕的去處。他把肩上的東西拿下來，好如遇險的船隻，想減去些重量；快得很，沙在膝上面了。他高聲喊救，揚着帽子，手帕；但是沙却把他愈拖愈深了。沙灘這般荒涼；陸地離開這般邊；灘又是著名危險的；近邊又沒有勇敢的人來救他；完了，他處罰葬在沙中了。他受罰這可伯的，逃不掉的，慘酷的，慢吞吞地不快不遲的埋葬。幾點鐘裏，倒也不就結果他，只使他立着，把他的腳向下拖去。隨着他底掙扎叫喊，一步一步地引他下去。這正是好像他要抵抗，反受加倍的刑罰。一邊慢慢地拖他下去，一邊却儘他賞識四周的風景，鄉野裏的樹兒，草兒，村莊上的烟兒，海船上帆兒，飛鳴的鳥兒和日兒，天兒。沙葬的一個墳，好如潮水，從地下擁上來的，漸漸的加高，一分鐘也不停。那個可憐的人，想坐一下子，想橫下去，想爬起來，一舉一動，都使他反理得深了。立了起來，却又深入了好多。他看沙齊了他底肚子，快到胸前，只剩半個身子在外面了。他就放聲哭起來；伸起兩隻手，狠命的向上掙；指爪向沙上亂抓，想拔出來；兩隻臂膊撐住

了，想脫離這兒。沙上來了；齊了肩了；到頸上了；只剩了面孔還可以看得出。張開大口喊，沙塞滿了，靜默了。眼睛還睜着，沙遮蓋了，烏黑了。後來額子漸漸下去了，祇有幾根頭髮，在沙面上飄着，一隻手露在外面，在沙面上亂挖，抖擻着，顫動着，隱滅了，唉！這是一個人不幸的結果！

苦旱行

張綱孫

田中無水騎馬過，苗葉半黃蟲齧破，五月不雨至六月，農夫仰天淚交墮。去年臘盡頻下雪，父老俱言水應大。如何三代無片雲？米價騰貴人飢餓？大河之壩風揚沙，桔槔無用袖手坐。林木焦裂鳥開口；魴魚苦乾溝底臥；人人氣喘面皮黑，十個熱病死九個。安得昊天降靈雨，童兒歡笑父老賀。高田低田薄有收，比里稍可完國課。不然，官吏猛如虎，終朝鞭扑曷能那？

新豐折臂翁

共一頁

白居易

新豐老人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

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旂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往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

塚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人生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國語的應用

共二頁

蔡元培

人類的語言，本爲應用而起。除了「媽媽」，「伯伯」等發音最易，各民族都相類似外，其餘的名詞，動詞……等等，各民族間，共同的很少。兼且語言時有轉變，考察兩種以上的語言，每有少數部分，或前同後異，或前異後同。可知道語言的各部分，是有人於必不可少的機會，隨意造作或改變；又有些人於必不可少的機會，用意模仿，因而通行。并非那一地方的人，止准說那一種語言，而且在必要機會，當然要改變的。我們現在辦國語專修學校，邀集各省……各村的人，回來學習國語，就是覺得大家都有應用國語的需要。我所以略說說國語的應用。

(一) 求知識的應用 我們要是聽了家中老年人的教訓，受了本村小學的教養，知識的慾望，已經滿足，那就不必說了。若是還要到城市進中學，或者還要

到較大的都會進高等學校。那本村的土話，就不能通行。國語沒有通行的時候，到上海進學校，一定要學「蘇白」；要是轉學到北京，又要學「京腔」；不是很麻煩麼？現在北京的大學，因為教員與學生不是都能作國語，有時候這一省教員的話，學生聽不懂，所以一定要印講義；或者中國教員，不能不用英國話來講；這不是怪事麼？要是人人都能講國語，那沒有到一處學一種語言的麻煩，也沒有在講堂聽不懂的苦，不是很便利的麼？

(二) 謀職業的應用 我們若是只想在家鄉種幾畝田，做一件手工，開一個小店，那就不必說了。若是想到大工廠，大公司去占個位置，就不能不到遠一點的地方，就不能單說家鄉話。譬如上海地方，絲廠的女工都是湖州人，一半是因湖州人向來多會繅絲，一半也是因湖州話與上海通行的蘇白很相近。若是有個不會說上海話的江北女子要進絲廠去，就很不方便了。又如錢莊是甯，紹幫的專業，若是有一個不會寧、紹話的山西票號老夥計要進錢莊去，也很不容易了；廣東嘉應州一帶的人，是長江流域的人；流寓在那裏的，他們的話，與別種廣東話不同，

叫作「客家話」。所以他們無論到何處，都不能同廣，肇幫或潮幫在一處。南洋羣島，是華僑最多的地方；但是不會廣東話的人，要到英屬各島去；或是不會福建話的人，要到荷屬羣島去；就很不容易謀生。這豈不都是困難的問題麼？若是大家都會國語，就不成問題。

(一) 服務社會的應用 我們若是單想做個一鄉的善士，辦點鄉村自治的事務，就算盡了責任，那就不必說了。但是對於鄉的鄉人，就是對於國的國民。有了愛鄉心，就不能不有愛國心。我既然愛國，要盡我國民的責任，我就不可不知道全國國民的意思；而且有時也一定要把我的意思，給全國國民知道；這就要有一種交換意思的工具；那就是國語了。爲什麼江蘇省議會，常常有江北的議員與江南的爭執；今年爲了一個議長，鬧了許多笑話呢？爲什麼湖南第一次制憲，爲了湘西人與湘南人爭執，不能迅速成立呢？這其中固然有地方利害的關係在內，然而地方意見的起原，還是爲語言不是全同，交換意思的作用不完全的緣故。爲什麼服務海軍的機關，不是福建人，不容易插入呢？爲什麼一個「交通系」，不是

廣東人或不與廣東人有密切關係的人，不容易插入呢？這其中固然有把持權利的的作用，但是最初排斥外省人的意見，還是爲不容易交換意見的緣故。這麼看來，我們要合全國同胞來大公無私的爲國家服務，不應該大家都學國語麼？

我們生在一個國家裏面，除了求知識，謀職業，服務社會三件事外，幾乎想不起別的重要事來。這三件事都有應用國語的必要，我們還能不學國語麼？

27
1115
135
220

